

海鷗文集 1

海凡散文集

海凡著



海鷗文叢一



海凡著

海凡散文集



海鷗文叢 1

作者：海凡

出版：海鷗書屋 Penerbitan Hai-O, 607-C, Balik Pulau Road, Air Itam, Penang, Malaysia.

印刷：新大印務有限公司 Sintai Press Sdn. Bhd., 171-C, Sungei Pinang Road, Penang, Malaysia.

打字：華藝打字公司 Syarikat Hua-yi, 85, Katz Street, 1st Floor, Penang, Malaysia.

定價：M\$2.50

一九七八年十月初版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次版

● 擁有版權 翻印必究 ●

謹以此書

獻給關懷我的友好們

咬定青山不放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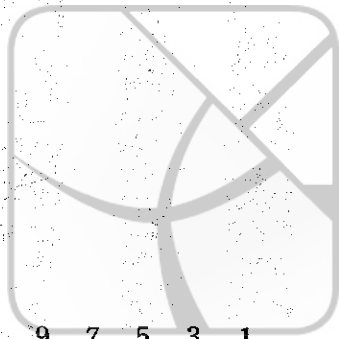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

任爾東南西北風。

——鄭板橋題畫詩

目錄



28 25 21 19 16 13 11 9 7 5 3 1

島上的狂呼 (代序)

花開在雨露陽光下

懷舊憶往的季節

灯下夜讀

風吹葉落又一春

看那一片綠海

葛尼道上

橫渡南中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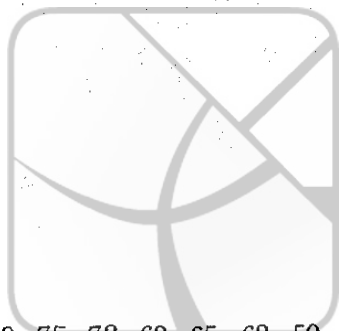
駛向浩瀚戰風雨

馬六甲海峽

堅持就是勝利

看浪花聽海語

返鄉的旅程



82 79 75 72 68 65 62 59 56 53 47 42 38 34 31

懷念羊城

輕風細雨憶佛山

黃埔江上的冬寒

迷濛煙霧看香港

飛入佛都尋古迹

金屬綫的海角

一輪明月幾般情

晨鐘蕩漾自鶴山

牛嶺鎮上尋跡

醉臥星月看人寰

徘徊海角日斜時

散似楊花飄零影

鶴山月夜寄心箋

學院寂靜青春煥

後記

島上的狂呼（代序）

是大千世界遺忘了我
還是在關注人間煙火
情感似激岩的澎湃浪濤
致使我不顧樊籠底枷鎖
猶似那一隻隻飛渡汪洋的海鷗
欲展翅沖出島上天宇
去尋覓那個瑰麗的艷陽天
去塑造獨特翔翔的英姿

自揮別了安徒生的童話船
走出數星子曠落日的歲月後
生命就如驚濤駭浪中的孤舟

戰風雨 迎巨浪

只爲了那黑暗中迷航的千萬心帆
只爲了那蒼穹里散失的早衰鷗群

立誓指引航向 飛奔前方

花开在雨露阳光下

庭院前的幾盆花都盛開怒放。

紫色的蘭花，淺紅色的繡球花，還有那盆含苞待放的康乃馨和翠綠的萬年青，都在顯露出春意煥發的生機；瞧，那茂密的葉片，那叢生的枝莖，都在爭相吸取雨露的滋潤和陽光的拂照，它們爲的是活得更美麗？還是爲的活得更壯大？

獨自坐在庭院前的石階上，雙手支頤着臉頰在遐想，遐想打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這麼地喜愛起花兒來，尤其是那兩盆紫色的蘭花；有人說，蘭花大都是生長在深山幽谷裏的，或許就是因爲自己的處境和蘭花有些相似，所以造成我對它有一種偏愛吧！

在微帶寒意的春風吹送下，那一股淡淡而又芬芳的幽香撲鼻而來，我遂也開展胸懷深深地沁入那股淡淡的幽香。猛然，我也好像在無意中沁入了一些苦澀和辛酸似的，潛意識遂也震觸到我脆弱的心弦了。

雖然，我沒有田園詩人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飄逸生活，更沒有他那傲然自足，抱樸含真的崇高詩哲，但是，至少在這漫長的歲月裏，我真的和這個社會有些隔閡陌生起來，我好像是一個遁跡山林的隱居者了。

花開了，眼看庭院裏的這些花兒，那撲鼻而來的幽香，我能無動於衷嗎？我能不深深凝思嗎？我想，凋謝飄零的花蕊已不復重生，而盛開怒放的花兒也遲早終要枯萎，要凋謝；像芸芸衆生的我們有生的一日，必也有死的一天，只是，在我們還沒有安息九泉之前，這要看

我們如何去爲自己空白的生命，塗染上怎麼樣的色彩？繪畫上怎麼樣的景象？

誠然，生命是可貴的，也是僅有的這麼一回而已。可惜，却有人讓它在虛無飄渺間溜逝，也有人讓它墮落在罪惡的淵藪中去，更有一些人讓它迷失在尋歡作樂的境域中去；在他們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甚麼是生的意義，甚麼是活的價值，享受彷彿就是他們追尋的理想目標了。這是物質文明的悲哀？抑或是教育的失敗？

我知道，花是在雨露的滋潤下，在陽光的拂照下而盛開怒放的。然而身爲人類的我們却又是怎樣的活著，在怎樣的意識下生存着呢？

朋友，我永遠記住那一天你對我說的話；是的，人類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不祇是擁有那濃烈的感情，還有一份其他動物所沒有的靈性；確實的，有時候人的感情和靈性是不容相互混合的，若勉強將它混合只會震盪自己的理智而已；以致往往造成心理上的矛盾和衝突了，朋友，你說是嗎？

既然如此，我們對人待物不能只動用那濃烈的感情，還得以清醒的理智去細心分析了。除此之外，我們更應該將自己的生命投進有意義，有價值的生活圈子內去，不爲甚麼，只爲了像眼前的幾盆花兒，活的更加美麗，活的更加壯大。當然，更希望那股淡淡而又芬芳的幽香能傳播到每一個角落去，給人們帶來春意盎然的氣氛。

花開在雨露陽光下，而我們也應該活在堅毅刻苦中，爲了那美好的遠景，我們是有飲朝露，品風雨的必要，朋友，你說是嗎？

（稿於七〇年）

怀旧忆往的季节

風雨迎春到，已是山巒葱郁百花盛開的時候。半島上雖沒有四季之分，但傳統的春意却在人們的官感和意識中深深體會到。春的脚步已踏響在這片土地上，春的意義遂也摺折在那一張張賀卡里，四處散播了。

且不管春是否是一個懷舊憶往的季節？是一個容易使人感傷歲月匆匆溜逝的時候？儘管郵差爲我傳遞來了那一張張充滿着溫暖友情的賀卡，從遠近飛馳而來的聲聲祝福；但是我個人的感受中，春却別有一番新的意義存在。

風雨迎春到，山蔥花開送春來，山的蔥郁，花的怒放，却不是爲了爭春，而是把春來報遭，待到山花爛漫染遍時，春的意義方算淋漓盡緻地發揮出來。春的氣息雖已洋溢在我們的週遭，可是，你可察覺到它的正確含意可否已浸浴在人間？看，我們這個蕉風椰雨拂拭的國度，那連綿重疊的山巒，已被時空的演變沖激下，吹襲得更加蒼翠，顯得愈加嫵媚和充滿希望的生機了。但是，可也別忘了它吹走了些什麼

人類的舉止有時候是很矛盾的，他們能絞盡腦汁去發明那些殺人不見血的化學武器，去製造那些可以催毀人類社會的核子武器；却不能去分辨正義與邪惡，不能設法去阻止人們趨向罪惡的深淵中去？人心那本具有純潔的良知也因為常在外界的物慾和社會的惡習所引誘而污染蒙蔽了。目翳則失明耳塞則失聽，人的良知和心靈一旦被蒙蔽，往往就會發生不必要的災難和風波了。

在馬來半島上，雖沒有驚濤駭浪的襲擊，但在廣闊的原野上却潛伏着無數病癥，春的氣息雖吹遍這片土地，並撒下了綠色的種子，可是，却驅除不了蕭條的景象，阻擋不住南中國海侵襲來的寒流，在那蕭瑟的寒流中，却吹帶來了時驟時停的瀟瀟雨幕，淋濕得每一顆心都活躍不起來，爲一日三餐而趕活的人兒更是雙眉深鎖了。

這是現實生活中的一面，是人與自然界的一場戰鬥，想起這個葉形的半島，在霪雨連綿，寒流狂吹，大部份地區又在山洪爆發，河水水漲之下泛濫成災了，眼看一些亞答板屋在洪流沖激下倒塌淹沒的淒涼景象，我的情緒不禁也爲之低沉下來，那是勞苦大眾們的一滴滴血汗交織而成的可愛家園，就這樣隨水東流，這怎不使他們憂心慄慄，淚洒滿臉？

生活是一股激流，眼看這次的洪水泛濫，而芸芸衆生就彷彿在這一股激流中掙扎，搏鬥了，人定勝天，唯有不竭的搏鬥，始能戰勝一切意想不到的災難，朋友，您說是嗎？其實，處在這個變幻莫測的空間，生存於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中，我們是更應該有勇氣，有毅力去面向一切艱難困苦作出堅決的挑戰。

人生形形色色，當有無數幸運與不幸者，然則，不幸賦予一個富於情感乃致多愁的人，豈非更形殘忍？且勿論幸與不幸，人生最大的意義是以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爲原則，而不幸的遭遇往往乃是激發起艱苦奮鬥的原動力了。我願浮沉在水平線上的人兒，都能激發起自個兒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原動力，勇往直前，邁步在人生的大道上，讓我們這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義和富有戰鬥性……。

風雨迎春到，已是山巒蔥郁百花盛開的時候；山的蔥郁，花的怒放，不是爲了爭春，而是把春的信息傳遍祖國山河……。

（寫於七〇年）

灯下夜读

對著案頭上的燈光，我凝思深深。

想着人類自從發明了燈以後，確實爲廣大的人群帶來了莫大的裨益，也爲人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至少，我是這樣地體會到。因爲，在璀璨四溢的燈光下，人們各自做着白天尚未做完的事情，換言之，在某一種意義上，燈光延長了白晝，縮短了黑夜。我也這樣想，假如一旦沒有了燈光的拂照，在墨一樣黑的夜晚裏，人們將有何作爲？又如何熬過？

在燈光下，我常常讓自己的文思飛揚在方格的阡陌間；在燈光下，我也時常將自己的心神溶滙在書籍裏。由於各個人的興趣不同，習慣迥異，在生活上也遂也有了差別。近來，我是較喜愛在深夜更靜的時候讀書；藉着燈光的拂照，走在一行行的文字上，神遊四方去了。

有些朋友關懷地對我說：讀書最好的時刻是清晨，夜讀不但很傷神，對眼睛也有很大的影響。然而我不以爲然，因爲，夜讀已成了我的習慣，已成了一種必然。

我之所以要選擇深夜讀書，其主要原因乃是白天受了衆人的喧囂，屋前馬路上車輛的川流不息所影響，以致心神不定，無法專一於書本上的字句，品茗它的韻味。唯有到了深夜，衆人皆睡，屋前馬路車輛逐漸疏少沉寂時，獨自一個人墊伏在案頭的燈光下，不但能聚精會神地安心讀書，潛進文字的境界中去，並且能爲所欲爲的支配着一切，讓自己狼般的貪婪性格，涉獵在那一望無際的知識國度裏。縱使是一點一滴，一片一葉，我都細心地描嚼著

它，玩味在自己的潛意識中；不論古今中外，不管那頁那章，只要對我的求知慾有所幫助，有所啓發，有所作爲，我都將它一一溶注在自己的腦海中。

整居斗室，久不出門的我，或許真的與社會有些隔閡了；不過，只要一紙在握，左圖右史，亦能知天下之大事。這是我多年來所獲得的啓示和經驗，從中，也使我透澈地瞭解到自己的不學無術，孤陋寡聞，對日新月異的今日的認識不但膚淺，對層出不窮的事物更感覺到有些迷眩了，遂使我這股貪得無厭的求知慾，拚命地往書本鑽，往知識的國度裏涉獵。

唯一使我最感遺憾的是，自己會浪費了一段歲月，使自己的生命空白了一段日子。所幸的是，在最近兩三年裏，我總算找回迷失的自己，讓思想從虛無飄渺間走上正軌，迎向朝陽。否則，我今生今世，也不知將淪落入怎麼樣的境界中去。精神亦不知將迷失在何方？

在這兩三年裏，我不停地徘徊在書本上，也不斷檢拾前人所遺留下來的東西，充實自己空洞的腦袋，使我逐漸明白到人生于世的意義，也洞悉到人生祇不過短短幾十個寒暑，於是更激發了我的求知慾，觸使我對只有一次的生命更加的熱愛。

時間一分一刻地過去，我緊握着它，也不肯輕易地讓它溜逝。一有空閒，就是一書在握，不論晨早、午後或是夜晚，我都盡量讓自己的心思沉澱在學海裏，尤其是在深夜，更是我遨遊名川大山，以及拜候各聖賢討教的時候……

對著案頭上的燈光，我不停地在涉獵。

假如不是因眼皮的不振作，我想通宵達旦的閱讀，對我來說是一種生活上的情趣；假如不是因爲自己身體的虛弱，窮年累月地獨坐書城，我亦會覺得自己的生活是飽滿的。

風吹叶落又一春

十二月的陣陣寒風，已經吹遍整個蒼翠的山巒，使到這個綠島更顯得蒼鬱蔥綠了；近來還時常夾帶着一些輕飄飄的細雨而來，我知道這是時序漸入尾聲的季節了。

看，升旗山上的雲霧越聚越濃，不但飄渺蒼茫，也迷濛了人們的視覺；看，鶴山上的極樂寺，不但霧氣昇騰，也彷彿瀰漫著一股肅穆淡然的氣氛；蟄居在兩座靈山秀氣間的我，不但能朝夕仰首眺望升旗山的飄渺雲霧，也能洗耳傾聽極樂寺的晨鐘暮鼓，只是，我可曾會有雲霧般的超凡脫俗底氣質？可曾會像晨鐘暮鼓的醒覺透悟？

眼看屋前的兩棵無名樹，在十二月的陣陣寒風吹拂下，枯黃的葉子凋謝飄落，使人頓覺得韶光易逝，似水東流，也使我澈悟到生命的短促和有限，我順手檢拾起三兩片的落葉，按放在雙掌上凝思，想一想它們從茁芽到凋謝，朋友，別小看這幾片枯黃的葉子，其實，只要我們善於去剖析和探討的話，往往是會使人獲得一些人生的哲理，你說是嗎？

我時常就喜歡以這種深度來規範自己，不論是一花一草一木一葉，我都會以全副的心思傾注在裏面，不爲什麼，只爲了涉獵和探求更多的奧妙和內蘊。有人說，一朵花裏有一個世界，一株草中就有一個人生，那麼，我想我雙手中的幾片落葉，總該會有很多的真理存在的，只要我們能够多思想，多體會，就不難發覺到它的啓迪性，從而，也能藉以充實自己貧乏的人生了。

世事的變幻是難於預測的，每個人都不能夠永恒地站立在那裏不動，要來的總要到來，

過去的已不復存在，就是現在也將會很快的消失去……是的，我想起那位關懷我的朋友在來信中所寫下的字句，也明白到人生只有把握着瞬息間閃過心靈的微光，那才是真正的；莫待風吹葉落時才仰空長嘆，那畢竟是徒然虛空的。

遠的不談，就以時序的歲暮來說，此時此刻總該是寒風闌珊，冬意盎然的季節了吧。聽，那支熟悉的曲調又在「叮叮噹……叮叮噹……」地四處傳播迴響了；看，那位鬢髮斑白，身著紅衣的聖誕老人，又爲人間帶來了佳節歡騰喜悅的氣氛；只是，當你獨坐在那一株色彩繽紛，璀璨奪目的聖誕樹下，你可會冥想沉思？想一想這一個年代又將收藏在歷史的頁章中去？想一想自己又將遺失一個音符和添增一份隱憂？也想一想在烽火連天的異鄉人們，是在怎麼樣的心情之下，守着那個不安的「平安夜」？總之，處身在這樣一個動盪不安的環境裏，又有多少人兒有心情去歌舞今宵，狂歡達旦？

朋友，也許我們都是在風雨飄搖的日子裏成長的一群，那一顆顆飽經滄桑底心對每一個歡樂的佳節，或許會顯得有些冷漠，不過，我們不會就此消沉下去，相反的，我們會將這些感慨和平，藉靈魂的窗子——文藝來抒洩內心底的感受，你說是嗎？我常想，只要我們善於把握和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處處都爲遠大的，未來的和實際的一切着想，而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值得的。因爲，我們只求在自己的生命史上，綻開出一些芬芳而不朽的花兒，只求在生命的歷程上，鐫刻下一些篇章在青史上，朋友，你說是嗎？

十二月的陣陣寒風，不但吹遍了整個蒼翠的山巒，也將吹走這一個年代；當風吹葉落又一春，新的歲幕被掀開時，朋友，你將會有何感觸？

（寫于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晚）

看那一片綠海

看，那一片綠海。

那一望無垠的綠油油而隨風搖曳的綠海。它竟然是土地母親的生命泉源，是勞苦大衆生活的園地。

會幾何時，這些綠色的生命種子被散佈在母親懷抱的四野；如今此時，不論在高山平原上，不管在溪畔河流邊，都有它的踪跡在欣欣然地茁長壯大着。

瞧，它那忠直強悍的軀幹，不懼艱苦地挺起胸膛，在迎接夏日的陽光，在豪飲季候風雨，它已是那樣堅強地佇立在地上，使到這個蕉風椰雨拂拭的國度更顯得蒼翠蓊鬱。尤其是它那緩緩而流的濃白乳汁，直接地哺育著千萬兒女，更間接地貢獻了整個人間。

可是，你可曾知道爲了那緩緩而流的濃白乳汁，當大地還沉睡在夢鄉時，千萬兒女就要一早離開那溫暖的牀被，蹂躪著露珠兒迎向暮色的空間去，跛躓在崎嶇不平的生活道路上。揮舞著手中那一把利刀，向着那一株株身幹紋割，以換取那一杯杯生命底象徵；在那一杯杯濃白乳汁裏，你可曾透澈到它蘊含着多少辛酸？多少苦澀？

想起割膠的兒女，他們的祖籍有來自南方群島的一群，有來自北方古國的一群，有來自印度洋那兒的一群，還有一些來自迢迢千里外，標誌着浪跡四方旗幟的異鄉人，雖說彼此的膚色不同，言語相異，可是，他們都相處得很融洽很和諧，都一心一意地在爲土地母親添增嫵媚，爲這個國家的繁榮強盛在默默開源導流動收割。

別看那緩緩而流的濃白乳汁沒有悲哀，其實，它的悲哀是操縱在外國集團的手中，只要他們大量廉價的拋售，頓使濃白乳汁貶價又落值，每次的慘跌價值都觸使千萬割膠兒女的濃眉深鎖，笑口難開，割膠兒女的生活日子本已是那樣貧乏蒼白，豈能再使白飯變成淡粥？更別忘了割膠兒女也是血肉之軀，飲朝露，品風雨本已够辛酸，豈能空乏其身？

有人說：我們的生活最幸福，可是，又有誰知道膠林裏有著一段辛酸史？在那一杯杯乳汁中，又滲進多少顆血和淚？我想起一位在膠林裏工作的朋友，在來信中對我傾訴的心曲，我也曾反覆多次啃嚼著他那幾句話，割膠兒女確實是這塊肥沃綠園的墾荒的大功臣，可是，他們所獲的待遇却是你知我知的了。

看，那一片綠海。

那一望無垠的綠油油而隨風搖曳的綠海，它雖是土地母親的生命泉源，是勞苦大眾生活的園地。可是，在那一片綠海裏，你可傾聽到勞動者在操作開墾的氣息？也可會傾聽到千萬兒女在生活線上的呼喚？

（寫於七〇年）

葛尼道上

眼前一片碧綠，潔白的浪花在昇落。

波濤一浪又一浪地撲湧過來，拍擊着那些永恒屹立着的岩石，岩石在波濤的侵襲下，遂掀起一陣又一陣有節奏的鏗鏘聲，聽，那沙沙沙响的旋律，多雄偉多激昂啊，不知可是岩石的喋喋絮語？

颼颼的涼風刮過海面，朝葛尼道上的堤岸吹來，佇立在堤岸旁的那一株株松節樹，在飽飲着那陣陣的颼風；看，它們搖曳輕盪的多柔多美啊，這種自然的舞姿，豈是朦朧暗淡的昏光下的擁擠婆姿所能媲美？

如果你也來到葛尼道上，眺望着那廣闊的碧波，碧波上的點點漁帆，你必然會覺得宇宙的浩大，必然會覺悟到自己眼光的狹窄渺小，當你踱步在堤岸上，沐浴在切切颼風裏時，你不但會體會到一番的清新，縱然你有着鬱鬱胸懷，也會爲之舒暢開朗起來。如果你是獨自來到筆直的葛尼道上，你不但不會感到寂寞，在這富有羅曼蒂克情調的環境裏，也可以學着尋夢的人歇息在那一株株松節樹下，依偎着樹幹，在尋找你往日的影子，或是重新拷貝着你心靈里的錄音帶。

在這堤岸旁，到底有多少株松節樹在欣欣向榮茁長壯大着？在這綿長潔白的沙灘裏，又有幾多沙數在鞏固滋長着它的根苗？呵，自然界的事物，有些是在息息相關配襯着的，就像芸芸衆生的我們，有時候也會有微妙牽連的關係存在的，你說是嗎？

好幾株松節樹下，有着好幾個印籍人在沙灘上斜躺睡着，從他們的嘴角邊，不時都在綻開出一朵朵的笑靨來。你也許會想，他們可能正陶醉在甜蜜而又旖旎的幻夢吧？

幻夢，在人們的潛意識中永遠是美麗的，只是，當人們甦醒過來時，它往往就像蒼穹裏的縷縷飄逸的白雲，瞬息間就消逝的無影無踪，隨之而來的該是現實生活中的杯杯苦酒。

在沙灘上，你往往也可以看到三五成群天真活潑的孩子在圍聚着沙堆，相互競賽地在堆壘城堡，看誰堆壘得最堅固，最巍峨，最堂皇，孩子們的歡笑，孩子們的跳躍，簡直就是一幅最真摯，最感人的名畫，這幅畫豈是那些鉤心斗角，陰險欺詐的人所能繪畫出？

忽然，一個生氣的浪頭衝滾上來，把孩子們心血的結晶城堡，給予攻毀了。然而，孩子們並不灰心，臉上依然掛着純真的微笑，他們分工合作重新堆壘搶建起來，把希望堆壘在沙礫上，雙手上。呵，這是一種什麼力量在鞭策着他們？是一種什麼魔力給他們的啓示？呵，未來的一群，國家的主人翁，無限希望在等待着你們去創造喲。

碧綠波上，燕群翔翔，漁帆點點。

葛尼道上，颯風陣陣，陽光燦爛。

瞧，那斑斑的陽光，透過松節樹的隙縫，篩照在人們的雙頰上，暖意盎然。在切切颯颯裏，人們不再感到寒意陣陣，視線外，一切彷彿都有了生機，有了希望。

（寫于七一年二月）

橫渡南中國海

四月八日，風和日麗。

廣闊的蒼穹裏，縷縷白雲在飄逸。

看，它的飄姿多柔多美呀，只是，它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飄散的那樣輕盈，相聚的那樣短促；猶似人生的悲歡離合，任誰都難免會有這些迅然而至的辛酸或是歡悅，你說是嗎？

在親人的片片寄語和朋友의 聲聲祝福中，我終於懷着一顆沉鬱的心，告別了這個美麗的綠島，離開了這個蕉風椰雨拂拭的國度，踏上迢迢千里的征途。

輪船在日薄西山的時分裏啓碇開行，在盪漾的碧綠波面掀起一片翻滾浪花和幾聲撩亂人心的汽笛後，那美麗的綠島遂在我的視線中慢慢倒退，在漸行漸迷濛下，故鄉遂也隱沒在茫茫的水平線上。輪船朝着馬六甲海峽徐徐南下，經過一晝夜的航行，來到獅子城的海港，在海港外停泊了兩天後，輪船於是又駛離赤道線上的空間，朝北而航了。

蔚藍的天宇，湛藍的海水，輪船在離開獅子城後的一天航程裏，就在這一望無垠的浩瀚中破浪挺進；船漸行漸遠，漸遠漸蒼茫；在這茫茫的汪洋大海中，你不但再也見不到連綿重疊的青翠山巒，見不到撒著希望的網在幹活的漁舟，連來來往往的遠洋輪船也顯得疎落可數，從中，你可以覺悟到宇宙間的遼闊無限，明白到自己立在這個空間裏是那樣的微不足道的小。

在南中國海的晨曦時分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旭日如何衝破茫茫黑暗在東方的水平線上隱現，看那萬丈的光芒，把浩大的天際染繪成一幅燦爛奪目的奇景，在這暮色時分里，你也可以欣賞到片片鮮艷的雲霞在隨風輕飄，面對着旖旎壯麗的色彩，我情不自禁地低吟起「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詩句來。

呼呼猛襲的寒風，撲面吹來，我依偎着欄杆凝望着蒼茫無際的水平線，心中遂有一種落寞的感覺，看那海連天的彼岸，偶爾常會有鐵鷹展翅疾飛而過，或是低飛掠過輪船的頂端，眼見鐵鷹的來回視察盤旋，不禁使人想起彼岸那兒的漫天烽火，遂而連想到鐵鷹之所以低飛盤旋所負的任務。其實，卑怯的人，縱使有萬丈的憤火，除了弱草以外，又能燒掉什麼呢？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何況，這些滔天罪行是不能長久地蒙蔽，換言之，西貢傳播出來的電訊是絕對掩蓋不了血淋淋的事實。朋友，你說是嗎？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想着彼岸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我猛然憶起大文豪魯迅先生，在當年的那種悲憤情緒下所寫下的雋永詩句，時至今日，意味猶存。

洶湧的波濤在歌唱，翻滾的浪花在四濺，看，那是什麼？呵，那不是海燕嗎？瞧，海燕的飛躍翔翔的英姿多優美喲，它以無比的勇氣沖破茫茫大海，又以堅決的勁力飛插入浪濤里接受考驗，有人說，海洋，是生活的戰場，海洋，能鍛鍊出一個人的戰鬥力，這對你來說該有何感慨呢？

輪船經過四天的連續不停的航行，在那一個爽朗清明的晨早里，我看到了帆桅，看到了乘風破浪的漁舟，看到了連綿迤邐的青翠山巒；只是，這一切景物不再屬於南邦的天地，而

是處在一個春盡夏至的空間里，身在茫茫大海的北方……



（七一年五月寫於廣州）

駛向浩瀚戰風雨

萬里晴空，雲絮飄飄。

碧綠海面，鷗群紛飛。

船於十一日那天的下午，離開了香港，朝浩瀚蒼茫的南中國海駛去。

當港九兩岸的景物模糊後，太平山遂也漸漸陸沉在大海里；展開在船前的盡是茫茫的天，茫茫的海，睜大自己的瞳仁也收不盡那渺渺的虛無，分辨不清，是海淹沒了整個塵寰還是雲天塌壓下來？船在萬頃波濤中挺進，刮開了兩道翻騰的水紋，濤聲不絕地緊緊追着船在嘩啦。駛向汪洋，面向南方，再也見不到那恒翠的山水畫，偶爾，能看到的是相對開來的輪船，在相互做作默默招呼，深深的祝福。海洋，到底有多蒼茫多浩瀚？拉長望眼鏡來涉獵，能掠取到的依然是虛無的飄渺。

波濤越來越洶湧，濤聲越來越激烈，船稍微在搖擺，甲板上的疾風也尖嘯不息，坐在船上若無所事事，整天獨對蒼茫，你必定會感到寂寞像八爪魚緊纏胸膛；憑窗遠眺，落日的餘暉逐漸在海葬，暮色也開始低垂下來。我不禁想起迢迢千里向北航的日子里，我會路過獅子城，橫渡南中國海到羊城去，而今又告別了羊城南下回航，取道香港，獅子城回返綠島，想北航的時候和南返的今天，前後也海葬了兩百多次的落日，一切都在沒有輓歌的葬禮中隱逝，能留下的祇是那片片永恆的掠影，那縷縷難忘的往事和這艘載滿信心毅力的心帆，這艘心帆就像在淺海作業的漁舟一樣，在向晚時分里，家人在海邊的企候呼喚下，駛回自己的漁

村去。

船以千軍萬馬之勢在湛藍的大海中破浪前進，掀起一浪比一浪更高的波濤；到了第二天，整個晴空被烏雲指蝕的陰沉沉一片，籠罩得一線曙光也透不過氣來，到了下午蒼天淅淅落落，雨越下越大，氣勢兇兇的疾風在興波助浪，船也左右擺動得很劇烈，我開始覺得自己有些暈暈欲嘔似的，心胸怪難受。

雨珠密密聚聚地打下，觸怒了海洋的脾氣，它憤恨地掀起二十餘尺高的巨浪，像要吞沒一切不平似的，一些海水竟從船上那圓圓的小窗口潑進來，引起一些在睡夢中的搭客的喧叫，我靜靜地想，一旦被潑濕了的睡夢是否還是甜美的？有誰能告訴我？

海風颯颯猛吹，抖擻起人們一陣陣的寒意，波濤洶湧澎湃，整個海面已被雲霧瀰漫，我們的生命就這樣委托給舵手，舵手又委托給蒼茫了。船順着東北風迅然南下，但由於風浪太大，船也就不能平穩行駛，尤其是船首和船尾的擺動，就像在孩提時所坐的翹翹板一上一下般，該是驚慌還是竊喜？

海員鄭君在工作完畢後，到我的臥室裏來聊天，他是位意氣煥發，充滿朝氣的青年，却太早把美好的日子拋向海洋，壯麗的青春就這樣廉價售賣給船主。在海上工作八九年的他，海水也漂白了他的髮髻；我們的相識雖說是短短的幾天，但由於彼此內心裏起了共鳴，也就顯得格外親切了。

「你會暈船嗎？」鄭君關懷地問。

「會一些。」我笑笑回答。

「其實這種風浪還不算大。」鄭君看着窗外那翻騰的波濤，說道：「在我們的航海生涯裏，怎樣的驚濤駭浪我們都經歷過，我們時常就是和大風大浪做戰鬥的，看樣子，大風大浪

確實有點可怕，尤其是遇到颱風襲擊的時候，海就好像在咆哮，在怒吼，膽怯的人一定會被它所嚇倒，但是，對於身經百戰的駕駛員來說，大風大浪並不怎樣的可怕，他們憑藉那豐富的經驗和它做鬥爭是件不很困難的事……」

我們從驚濤駭浪的日子談到海上飄泊的生活，從做一個海員的感受到離鄉背井，遠別妻兒的冷漠空虛，他情不自禁地感嘆起來，額上的紋溝隨着嘴唇的顫動，低聲說道：「爲了生活，我們要面對風浪的挑戰和揶揄海上的單調寂寞……」

當鄭君回房去休息後，我也倒在睡床上沉思，回味着鄭君的一言一語，那是血淚凝結而成的心聲，我會細心地把它雕刻在心版里。

海員們的歷盡大風大浪而毫不縮畏，英勇地向自然界挑戰，他們的那種氣魄，那些膽識，豈是一生下來就賦予的？不，世間的一切事物都要我們從生活中去實踐出來，從中才會明白一切事物中的矛盾性，再從矛盾性中去解決一切問題。記得有位思想家這樣說「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眼前的浪濤和陸地上的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有些人經得起艱難挫折而屹立不倒，堅持朝向自己的理想目標前進；有些人則抵受不了風雨襲擊而頹然不振，任由浪濤沖激而沉沒在深邃的黑暗中；誠然，在現實社會中的我們，若老是躲在玻璃窗內做作自己的美麗故事，寫一些不吃人間煙火的文字，那它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嗎？

經過一日一夜的狂風暴雨後，船終於勝利渡過洶湧澎湃的南中國海，朝赤道線上駛去；在第四天的黃昏里，我們看到了東馬境域里的寡婦山在迷濛的雲霧中，看到了那陡峻的山峯，我想距離獅子城也該不會很遠了……。

（稿于七一年十一月）

馬六甲海峽——海上飄泊

船在星加坡停泊了好幾天修理後，於二十五日的黎明時分啓碇開行，離開了這大商港朝檳城徐徐北上。

從星加坡到檳城的五百英里左右的航程里，以這艘船的航行時速十五哩來說，約需二十餘小時才能駛抵檳城。船的行駛速度由緩慢而漸漸迅速起來，在碧綠的海面刮開兩道翻滾的浪花，隨着船的衝勁，浪花也擴展開來直至平靜。回首一望，星加坡已被拋落在很遠的蒼茫中。攤開在船前的地圖是一條狹長的水道，呵，馬六甲海峽在等候我們，撲我們以滿面的清涼。

東邊的幾道晨曦趕走了淡淡的陰翳，光芒四射的旭日遂後也靜悄悄地爬起來，爲這廣濶的天地抹上一層明朗清麗的色澤，爲我們開拓更遼遠的視線。在船上，你的肺葉可以舒暢地飽吸海上的清新；縱使你有滿懷愁緒，也能暫且溶化在陽光的溫和和中。

清晨的馬六甲海峽，除了遠處似隱若現的迤邐山巒在迷霧中外，在廣濶的海面上就有着無數點點隻隻的漁帆；憑欄遠眺，這些漁帆却爲這單調的海面點綴上壯麗的情景，若是從窗口看出去，它就是一幅鑲上鏡框的生動水彩畫了。漁夫，這些赤着胳膊在炎陽風雨下幹活的勞働人民，這些撒下希望之網的人兒，他們的日子也够蒼白了。漁網的繩索拉深了他們的額紋，海風龜裂了他們的體膚，生活的鞭子猛抽得他們喘不過氣來；還有海盜的血腥，油槽船的污染和拖網船與淺海漁民的衝突，更加赤裸裸地告訴我們這個飯碗已裂痕四處，殘缺不堪

馬六甲海峽，這位于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之間，連接南海和安達曼海的狹長水道，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海上要道，天然的地理環境致使它在航運上顯得突出了。馬六甲海峽呵，因為你是海上的生命線，那一些野心勃勃的豺狼正在覬覦垂涎，你可知道？

那些打從非洲，中東和亞洲掠奪來的原料和戰略物質，正從這條水道運回東瀛群島去；近幾年來，單單豎起膏藥旗的商船來往駛過這裏的每年約有三千五百艘之多。馬六甲海峽呵，你的殷勤義務招待，得不到那些人的尊重反而對你虎視眈眈，別有居心。看呵，他們在陽光下藉詞探測你的礦藏，聽呵，他們高喊你是國際化的水道，污染你像企圖佔有一個少女的清白。可恨可怒的是他們醉心於重蹈覆轍，復活軍國主義妄圖稱霸亞洲，重建海上霸權以便更加瘋狂進行殖民地掠奪。這些善於飾演和平使者的野豺狼啊，莫非是在為東條飛機挑渡幽魂，重畫「大東亞共榮圈」的大藍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受鐵蹄蹂躪的國家和人民，怎會忘記當年水深火熱的血腥慘景？但是，無論時勢如何的發展，無數歷史實事會告訴我們，正義最終定會擊潰邪惡的，只要各國人民有所覺醒，人類的前景依然是光明的！

在馬六甲海峽上，時時可見輪船的往來和或遠或近的島嶼傲立海面，縷縷白雲飄逸其間；船追逐着前頭的白雲，風則把白雲吹得遠遠，我歸心似箭，睜大瞳眼依然看不見綠島。

翌日清晨，檳威海峽近在眉睫了，那些帆桅，那些青山，那些屋宇都是那樣的熟悉；而狹長的馬六甲海峽也就這樣退隱在船後的翻滾浪花中……。

（稿於七一年十一月）

堅持就是勝利

一陣玲聲在門口響起，噢，是郵差來了。

從郵差手中接到來信，一看，是寫給我的，心想是誰人寄來的呢？翻看信封後面的寄件人：中國北京市華僑大廈，高君。

高君，是和我相處半載餘的患難之交，是一位雙眼失明，思想却是進步的有為青年，我想這封信又不知道是那位朋友代他執筆回信了，我趕忙拆開迢迢千里的來信，信中寫道：

親愛的摯友：

你好，爲了醫病而奔忙，致延遲覆信給你，定令你久盼了，希見諒。我聯同數位朋友冒着嚴寒的冬天，從廣州來到美麗的北京城，來到這裏已多日，一直忙於尋找良醫，經跑過了好多間著名的大醫院，經各名醫的檢查後，認定還沒有特效藥能治我這雙眼睛，雖然病魔奪走了我這雙寶貴的眼睛，但却不能打擊我對生活底信心，個人的得失算不了什麼，宛如海洋中的一滴水，但願每滴水都能爲大自然，爲人類的美好事業做出貢獻。我大約在正月初就要離開美麗的北京城，取道回返我國。朋友，不管怎樣，我們這半年來所培養起來的深摯友誼是長存的，往後我們還可以書信聯絡，是嗎？

即 祝

安康！

愚友；高君于北京

親愛的朋友，你可知道當我讀完了你的信後，我整個人也迷惘了一陣，也為你難過了幾天，站在朋友的立場上，我除了能給你一些安慰，一些鼓舞，一些勉勵外，又能給你一些什麼幫助？想起來委實覺得很慚愧很慚愧。

你是位來自柔佛州峇都巴轄的青年，你出身在勞動的階層里，又是家庭中的兄長，由於家庭經濟的關係和弟妹們衆多，使你沒有機會唸完高中的課程，在你應該背起書包穿起校服的年齡里，你就踏入了這個綜錯雜亂的社會，從學徒到教會里的雜役，從洋雜貨店里的伙記到你自個兒能踏起三輪車後，你就開始做起小販來，在小販的日子里，你不會沾染上市儉的俗氣，相反的，在這個社會的大學中，你不斷地在學習，在潛修，從中，增長了你的理解力和求知慾。由於你常在甘榜和新村里叫賣，因此對各民族的勞動階級有了深一層的了解，對各族同胞的貧苦生活，更激發了你的思想成熟進步。豈知，在兩年前由於一些微疾而造成眼角里的血管破裂，導致你的左右眼相繼模糊而失明，經過好幾家醫院著名醫生的診斷，皆認為這種「玻璃體出血症」是很棘手的問題。

人是爲着希望而活着的，也是在希望的鼓舞下奮勇前進的，只要有一線希望或是一點曙光，我們都應當盡力去爭取，至直取得最後的勝利。你爲了戰勝病魔，脫離黑暗的世界，你終於提起勇氣迢迢北飛，來到廣州。而我們這一群朋友也就在這樣的情形下相識了，惟有在病中的人們，才會體會到病中的痛苦和落寞，從而才會深刻明瞭一個沒有健康身體的人是多麼的愁悶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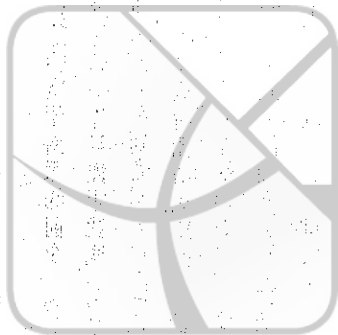
親愛的朋友，還記得我們在廣州相處的日子嗎！在黎明時分里，我們幾個朋友帶同你到海珠廣場上去做健身操和仰望日出的那一幕，在醫院里，我們互相向醫生們請教針灸的技術和它的療效，在午間的時候，我們彼此學習一些名著和暢談當前國際的形勢發展，在夜晚里

，我們這一群朋友有時歡聚歌唱有時在聊天。如今，一切皆成往事，回想起來更覺得那段時光是多麼的寫意啊！

記得有一個傍晚時分，我們幾個朋友在飽飯後來到珠江沿岸，坐在江邊的石橋上納涼和眺望珠江上的景色；因為你看不到東西我只好將珠江沿岸的輪廓大概地向你講述；從壯觀的海珠鐵橋到沿江兩岸的建築物，從江上來來往往的船隻到呢喃遨遊的飛燕，你聽後竟黯然神傷，感慨萬千地嘆息起來。雖然你沒有向我傾訴衷曲，但我是十分透澈明白你當時的苦澀心境；在這兩年里，你就一直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假如不是有着遠大而崇高的理想在向你呼喚，那段歲月該是多麼的難受呵。你的堅毅不移的信心和那頑強不屈的格性，已深深感動了所有認識你的朋友。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當我要離開廣州南返的前夕，我們都十分難過，那晚你爲我唱了一支歌，曲調是那樣婉轉動聽，詞句却一聲聲輕叩我底心扉；而我却只有對你再三的叮嚀：朋友，在困難的時候，我們要看到成績，看到光明，提高我們的勇氣；在失意的時候，我們要想一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記取奧斯托洛夫斯基這位敢於向惡劣環境挑戰的俄國英雄，學習他那光輝無比的形象。我走後不久，你就和幾位朋友毅然決然直上北京求醫，雖說你又失望了，悲愴之情或許是會有的，不過，但願它很快就從你胸懷消逝；親愛的朋友，世間上的一切事物是沒有什麼是絕對不變的，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鬥爭直至最後戰而勝之，對於病，我們要有堅強的鬥爭意志，相信你還會記住這些話吧！何況，在科學實驗的範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只要有朝一日被醫務人員找出不屈不撓的人的，你說是嗎？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或許你已取道南返蕉風椰雨拂拭的國度，也許你又在找朋友爲你唸書的時候；縱使你看不到我對你的聲聲叮嚀，片片思念；但我深信還有成千上萬沉澱在苦海中的朋友們，需要溫暖的陽光，希望你那堅強的鬥爭意志能鼓舞起更多早衰的生命，喚起更多戰鬥的人生。



（寫於七二年四月）

看浪花，听海语

從新加坡取道回來，不覺好幾個月了。

漳宜海邊的風景，就一直我的腦海裏重新拷貝着，想到它的優美景色，我就聯想到這兒的丹絨武雅的海濱來，幾乎大多數的海濱，除了一些地方略有不同外，總是少不了那湛藍色的雲天，那綿長潔白的沙灘，那浪花拍擊的濤聲和撿拾貝殼或是堆疊沙堡的小孩子。

在漁帆點點，海風輕吹，濤聲陣陣的清新環境裏，總較在喧囂雜亂的市中心來得適合我們；尤其是那一波緊接一波的浪花和不絕的濤聲，就像一支支戰鬥的歌聲，一首首雋永的詩章，不知住在漳宜海濱的妳，也可會傾聽到？

謝謝妳的來信和一些關於新加坡文壇的剪報，在信中知道我們的朋友高君已到達新加坡折返回柔佛的住家去，對這位雙眼失明的朋友的遭遇，妳有何感慨呢？他那不因失治的樂觀精神，那百折不撓的自信心，都是我們應該向他學習的地方，妳說是不？

每當想起他我就記起當年到中國旅行訪問的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君來，當年的中國文學家如魯迅和朱自清等人，也被愛羅先珂君的偉大形象所感動而寫下了不少感人至深的讚頌文章，這些文章是值得我們一讀再讀的。不爲什麼，只因一個雙眼失明的人尚且能夠獨自在黑暗中摸索，那一番苦功已足夠我們讚嘆不已，肅然起敬了，高君，也就是這樣一個不因雙眼失明而好學的青年，這怎不使我們對他更加的懷念和祝福呢？

在信末，妳說妳的頸部近來又出現一粒硬硬的東西，用手可以很明顯地摸到它，因此妳

感到萬分焦慮，開明的情緒又再次陷入那深深的幽谷中，愁霧迷漫。剛從生死谷回來不久，莫非還要武裝出發到那佈滿骷髏的戰場去？癌症，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不知有多少的生命痛死在他的魔掌上，多少青春奠祭於青面獠牙前……朋友，你的紊亂思維溢滿字行裏間，精神上的威脅使你愈加感到難受，這點我們是理解的。不過，在還沒有經過醫生肯定是病症的復發之前，你得以冷靜的頭腦去應付萬變，駭怕焦急對事起不了什麼作用，反而會給身體帶來不良的影響；可能它只是發炎而已，不知你可還有注射「爭光霉素」，據說這種抗癌劑也有它的一定效果。

朋友，無論如何，只要我們一息尚存，我們都對自己的生命盡責，做出一番鬥爭，為得是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得更有意義和價值。誠然，在人生的大道上又有多少條是平平坦坦的呢？你是位受過高深教育的女孩子，想必妳對於人生會有深一層的認識吧！

雲南園里的湖畔曾蓄滿了妳的感情，那座書城給了妳豐富的涉獵，商學院的教授把妳培育成現代社會的知識份子。記得妳對我說，在妳走入社會工作不久，這個病魔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潛伏在妳的細胞中，當醫生診斷確實患上鼻咽癌，妳驚悸不已，那是妳的生命在接受挑戰的時候，為了使充滿青春的火燄在欲熄中重新點燃起來，妳在親友的祝福聲中來到廣州，並接受華南醫院的醫生們的治療。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爲了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一起來的朋友，在互相幫助和關懷下，我們這一群朋友就在歡樂融洽的氣氛中培養起真摯的友情，大家的病情都先後有了起色。妳經過五個月的堅持戰鬥，終於戰勝了病魔，煥發出生命的光芒，臉頰上也綻開出勝利的微笑；呵，那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啊！

在凱歌聲中，我們送別了你，回想起在廣州的生活，歷歷如現，每一個影子，每一個的

笑聲，都是那麼地熟悉，那樣地親切。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尺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朋友，妳喜歡這首「詠梅」詞嗎？梅花，就是這樣地能耐，不畏風雪的凜冽，只一心一意把春來報。妳的名字也叫着梅，妳可別忘了梅花的堅韌格性和高尚素質啊！尤其是寫這首詞的作者，他的氣魄，他的理想都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最近，妳可常到海濱去看浪花，聽海語，從中妳有獲得多少人生的哲理？下次再去時，可要留意在沙灘上堆疊城堡的孩子，看他們如何在波浪的沖擊下，一而再地堆疊起更多的希望，聽他們從不氣餒的笑聲。

在涼風習習的海濱，還望妳善自珍重。後會有期……。

（寫於七二年四月）

返乡的旅程

坐上那輛紅白色相間的長途巴士車後，我的心裏就一直想着那個農村的名字，想着家中的親人，想着那灑別四年後的祖母，她老人家慈祥的臉龐上的紋溝是不是越加深陷了？她的髮髻是不是越加蒼白了？

早晨的陽光分外璀璨耀目，撒遍整個大地以明朗清新，公路兩旁的樹木一直向着車子閃避，撲人以滿眼朝氣蓬勃的綠意呵。遠眺車窗外盡是望不盡的縱橫阡陌的田野，盡是看不斷的連綿重疊的青翠山巒，縷縷不散的雲霧纏繞在青山邊，好似含笑地迎着我的歸去，我的歸去……

蜿蜒陡峭的上山公路都給車下的膠輪輾轉成直路，當車子又吃力地緩行在迴旋的懸崖公路時，望向懸崖下，竟是湛藍的大海，海上的點點漁舟和蒼穹裏的飄渺雲層，都叫人們感覺到自然界的無垠無際，更使我感到人間的渺小虛無來。匆匆而來的雲層，匆匆而去的漁舟，好似人生的變幻無常！如說唯有分別才會有重相見的歡悅，那末，經四百一十三公里的騁馳後，我的情緒會否也歡悅起來？

自從父親在六年前因病與世長辭後，在第二年祖母遂也動身離開了南邦的美麗綠島，結束了她在海外的十餘年生活，回到北方的這一片遼闊的土地上來，自那次的分別後，我們都一直在做着遙遠的思念，而今，這遙遠的思念却在車輪的飛奔下愈加縮短，祖母的慈愛笑容也彷彿在眼前浮現了。

換過了增城，越過了惠陽渡，趕上了海陸豐，當流沙的農村景色映入我的眼帘時，正是農民荷鋤歸家的黃昏時刻了。車子駛入了流沙鎮的車站後，叔叔們也趕來接待我們的歸來，叔叔的再次見面，怎不使我感慨萬千，思緒縷縷？

在流沙鎮的那條河流旁的旅社辦妥住宿的問題後，正想回到自己的家園去，外邊的霏霏細雨却洒落不停，濛濛飄霧的雨網呵，網著了我欲歸去的心，這夜呵，真使我閉目難眠。第二天一早，叔叔用腳車載我回家，沿着兩邊種植着杉樹的公路踏去，公路兩旁盡是快要成熟的稻禾，在田中迎風輕舞，遠遠望去就好像是一叢叢青翠的波浪隨風激蕩，在清風中我已嗅覺到一股股泥土的濃烈氣息，沿着稻田中央的一條小徑進去，前面是由很多屋宇麇集起來的農莊，瞧，多樸素，多幽靜喲，白沙隴鄉，那是多麼親切的名字啊，我總算是回到自己的家園來了。過了那條淡黃色流水的小溪，一些陌生的鄉親們站在門口以歡迎的神采望着我，溪里嬉水的孩童則睜大眼睛朝我瞧，轉了一個灣，那座孕育幾代人成長的家園已在眼前了。

海兒，你回來了啊，剛走入門檻，聞聲而出的祖母悲喜交集地走出來握著我的雙手。

祖母的雙手是那麼地溫暖，我一時也不敢正視著祖母那雙蘊含淚光的眼睛，藉故朝家內四壁回視一番後，隨情緒的平靜下來我遂也對着坐在身旁的祖母做深切的注視。祖母，是隨着歲月漸次地老了，臉龐上已添滿了時光的烙印。但在精神上她還是爛爛嬰嫻的，像寒冬里落盡了樹葉的樹幹一樣屹立着。

望着這座古老的屋宇，裂了痕又補合的圍牆，瓦礫上的層層青苔，被歲月的火煙熏黑了的樑柱，這都寫明了這座「達德居」的淵源宗史。再再幾盈虛？澄澄變今古。這兒的一磚一石，一草一木，都會哺育過幾代人的成長直到圓寂，也從一個封建的舊社會轉化成一個改革

的新時代去。門牆旁的對聯已剝落模糊，斑斑墨迹，看不清楚是什麼字句，但從中却窺視到一種人生。我們的生命何尚不就像筆墨的附屬，當它寫滿無數個空白後又將被拭去；看着祖母的銀白蒼髮，那龍鍾的行跡，想到她的人生旅程，祖母是盡了母性，含辛茹苦地撫育了下一代的責任，甚稱孟母典範了，在她的記憶門扉里，最悲痛的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想起父親的遠去和今春叔父在合艾的病逝，真叫人感嘆生命的短促呵！「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無處不青山」，也許就是這樣，祖母的骨肉竟天南地北的塚塚一堆了。

「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故鄉的景色是明媚幽雅的，誠如敬香堂兄用腳車載我環繞家鄉時，沿途感慨萬千地說的一樣：住慣了這個鳥語花香，小橋流水的農莊後，我倒不會怎樣响往城市的繁華了。我這次不辭遠跋回鄉主要是祖母這些日子來對我的思念外，故鄉，這樸素幽雅的農莊也給我激起莫大的召喚啊。

七天過去了，在離開家鄉前夕，祖母雙眼盈滿熱淚，雙手緊握着我再三叮嚀：祖母活在世的時間也不長了，能夠的話爭取時間回來一趟哦……

我的眼眶不禁濕潤了，喉管不覺也咽塞了，我心里堆疊着真摯的祝福，願她老人家自加珍重了。在返穗的長途旅程上，離愁滲透入我的思維，整顆心也愈加沉重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呵，你的「水調歌頭」不知寫盡多少遊子的衷曲啊，祖母，我懷念著你，家鄉，我永恆地記着你！

（稿於七二年十月於羊城）

怀念羊城

不覺取道澳門，香港南飛後，倏忽數月了。回溯江邊那艘輪船的幾聲汽笛聲和掀起的叢叢浪花後，羊城的日子也離我越去越遠；歲月的流逝，或許能沖淡一個人某些方面的記憶，却不能抹盡深刻在心扉上的痕迹。

蒼穹冥冥，縷雲輕飄，悠悠江水，它流至遠古，也奔向永恆，不知何故，腦海里總是不掉那富有戰斗氣息而又無限壯麗的珠江河畔，這兩年來我的日子就在珠江河畔消耗掉，在那兒看晨曦衝透雲霧普照大地，看燕群遨翔剪掠去夕陽里的晚霞，看夜歸的漁帆駛回自己的港灣；就這樣我的意識里竟滿滿地烙印着羊城的痕迹了。忘懷不了白雲山上的雲簇，越秀山上的幽古情，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碧血黃花弔忠魂，六榕寺里的蘇軾筆跡，鴉片戰爭遺留下來的沙面古炮，農民講習所里的史蹟，中山紀念堂的八角建築物，東山湖里的泛舟，流花公園里情侶們的羅曼蒂克情調和人潮擁擠往來的商業區，這一切羊城的風貌景物都曾烙印在我的足跡。羊城的日子離去越來越遠，然而，一切對我仍然是如此深刻。

出生長大於赤道線上，我熱愛我們這一片蕉風椰雨拂拭的國度，喜愛那由華巫印三大民族融匯而成的多姿多采的馬來西亞文化……！記得在羊城的日子裡，每當在珠江河畔緬懷南邦的山河時，意識里就會有這種概念，這種盼切。親見這裏的人民不因擁有五千餘年的悠久文化歷史而自豪，相反的，他們敢於剷除掉自己文化中的毒素，渣滓，封建制度和腐化的哲理，虛心地去做偽存真，去粗取精，從而達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這富有進取和積極的方

針下，使到文苑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精神面貌也煥然一新，符合變革的大時代中去。我十分欣賞這裏人民的精神面貌的完全改觀，欣賞他們那敢於揭發自己傳統文化的缺點。

坐在珠江河畔，遠看江岸兩旁的巍峨屹立的建築物，那一株株青葱茂盛的榕樹沿着江岸延伸地壯立着，像個個守衛的放哨兵；每當輕風吹拂，帶給人們輕舞的綠意和沙沙的葉絮；珠江裏的征帆來往川梭不息，眼看他們爲了完成美好的建設和理想的遠景在掌舵奔駛，雖各來自不同的港灣，扯升着不同的旗幟，却朝奔一個陽光燦爛的目標。憑欄縱望江面，你可傾聽到船手搖櫓的款乃聲，看到馬嘯掀起浪花的美姿，那浪花激岸的濤聲，這一切音符和旋律皆是珠江河畔裏的戰歌呵！不知多少個晨早，多少個夏午，多少個黃昏，我就這樣沉浸在詩意盎然的畫屏中。

這優美壯麗的景物，就像一首無字的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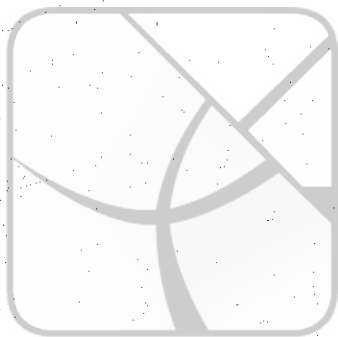
潮漲潮落，葉開葉謝，流逝去幾許個春夏秋冬了。這悠悠而流的江水也有一段段往昔悲痛的歷史，昔日那泊滿江岸的流浪船，那漁家女賣笑的歌聲，皆隨江水向東流，一去不復返；他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他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我深深地感觸到這裏人民的特性和品質。

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完成正確的認識論。而且，一個人的思想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臨別羊城前的那個春風狂舞的黃昏裏，婉之就在江邊那樣對我真摯地說，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育孕出來的生命，往往是具有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對婉之的臨別贈言我是深深地理解的。

羊城，想來此時秋風已染滿山紅遍，白雲山上的蒼松更加挺勁，越秀山上的霜林更加燦

爛，秋風此刻也該是在珠江兩岸輕舞落葉的時候了。羊城，拋開任何思想上的枷鎖，我是那樣地懷念着，响往你那富有戰鬥氣息的精神面貌。

（稿於七三年八月）



轻风细雨——憶佛山

那是我旅居羊城的日子，那是個初秋的季节，北國風光早已沐浴在濃郁蕩漾的秋意裏，記得那是一個輕風細雨紛飛的早晨，我沒有去越秀山上眺看秋色染遍白雲山的翠綠，窺視秋意撒滿羊城；我却和來自星洲的陳君和住在羊城的李君三人結伴，冒着輕風細雨的飛飄，趕搭公共汽車離開廣州到南海縣的佛山鎮去。

公共汽車從沿江路的车站駛出，沿着珠江畔南下，經過沙面，黃沙大道，越過了橫跨在大坦沙上的珠江東西大鐵橋後，車子疾飛在廣佛的灣灣斜斜的公路上，公路兩旁樹叢密密，竹林處處，撒不盡的綠意伸展在公路兩旁，郁郁翠青從車前攤開又從車旁閃去；當車子衝出叢叢樹林，騁馳在筆直平坦的公路時，車前却已煥然成一望無際的廣袤阡陌，翠綠稻禾從公路兩旁席鋪到天邊似的，翹首遠視仍然捕掠不盡這一片隨風搖舞，波湧似浪的綠海呵！我想，當盛秋屆臨，那累累成串的稻穗成熟的時候，綠海也將變成金黃色的大地了；那時候，農民會否像山地民族一樣手舞足蹈地慶豐收？

經過一句餘鐘的奔馳後，車子已來到中國四大名鎮之一的佛山了。最先射入我視線的是那一座高聳的煙囪，它正在輕慢地吐出縷縷白煙，此外，不少樓房座落在公路兩旁。

在車站終點下了車，從車站到市鎮中心還有一段路程，我們改乘三輪車先到那座具有悠久歷史的古刹「祖廟」去。祖廟是一間紅牆和綠瓦，朱樓畫棟的廟院，廟址不大，却皆隱於籠蔥佳木，爛漫花叢間，廟宇玲瓏精巧，雅緻鑿就，遊廊相接；走過拱門和庭園到主殿，內

中保存着大量彩煥盛嚴的金輝佛像，旌旗，刀槍和牌額外，在說明欄裏却寫滿了人類社會的演革和舊社會的統治者如何善於利用形象麻醉人民的覺悟，並教育人民以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待文物的保存而不鼓勵人們焚起一炷信香，把命運附托給茫茫虛無？

走出殿堂，在綠樹拂簷的靈隱亭前，有個長方形白石爲欄的放生池，池中已沒有龜魚，只見以石頭雕塑成一隻大石龜，在龜背上還盤踞着一條石蛇，據說以往到訪的遊客每每喜愛以銀角在放生池前默默許願，而後把銀角輕輕拋向龜頭身背上以示吉祥，萬一拋中盤踞着的蛇身上，它就象徵着前途跋涉了。這種唯心論的先驗論思想多少還盤據在一些遊客的身上。也有一些遊客總愛口含煙斗翹起雙腳，陶醉在過去的景色、寺廟和感嘆中，他們不懂得鑑賞文物，也不知道如何去喜愛新生事物？層層廟院繞園亭，伽楠梵音不復聞；晨風暮雨化鐘鼓，袈裟塵封弘真理。心中不禁有這種感覺。

離開祖廟，在折返的公路旁，一座正在興建中的足球體育場已接近竣工，參觀一下後就來到那座具有中西雅緻，設計現代化的華僑大廈的餐廳吃午餐，平息了饑饉腸，淺酌下幾杯竹葉青，暫且驅散了輕風細雨沾滿胸懷的寒意。

飯後，風雨依然糾纏不息，輕輕飄落，我們不得不又在風雨中行軍。沿着大路走進佛山鎮中心去，沿道頭戴草笠身著雨衣的行人來往不絕，別有一番雨中的情調。沿道兩旁的商店，以經營陶瓷器和藝術文物居多，我們也學人愛風雅地走進幾間規模相當的陶瓷器商店選購了一些古玩和精緻的瓷器。據有關史料顯示，佛山的手工業和鑄鐵業在中國早期已是很聞名的，遠在明朝的時候這里已是個極富庶繁榮的地方，在清朝的時期這里文物薈萃，工業亦相當發達，例如在陶瓷器雕塑方面，它和江西省的景德鎮是同樣揚名中外的，佛山的石灣是個相當盛名的陶窑，這里不但盛產花樣繁多，精緻美觀，手工藝雕刻高超的陶瓷器，在古董的

仿制方面也佔着相當分量。在擺賣着的產品中有變釉的花瓶，碗碟和日常裝飾品，有者不但雕繪上栩栩如生的人像，鳥獸，花卉，其中也不少就地取材把佛山的秋色也鏤刻或髹釉在陶瓷器上，深受一般雅士們的欣賞，造詣非凡的陶瓷器工人還幾可仿制出夏鼎商彝，秦磚漢瓦，唐三彩或是乾隆玉彩來，如沒有行家來鑑別幾可以假亂真。時代在變革，新中國的手工藝工人們，在新思想新風格薰陶下，帝皇將相，才子佳人的封建意識已根絕剷除，取而代之的則是工農兵的形象反映在藝術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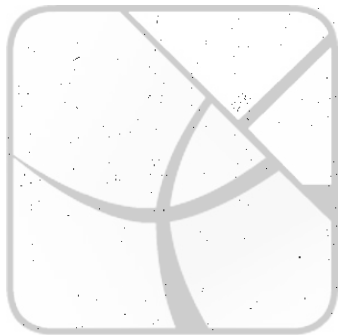
佛山，雖沒有「夜市千燈照碧雲，十里長街市井連」的浮華虛榮，却有鬧中帶靜的清幽和朝氣欣榮的氣象。貫穿過好幾條縱橫交錯的鬧街後，來到一座鋼骨水泥建造的拱橋，橋下兩岸層集拴綁着好多帆船，有者則鼓滿風帆在濛濛細雨中遠去。遠遠望去很有詩的意境呵。佛山由於河流貫穿西北江，在很早以前它已為這里的人民在水路運輸方面做出了貢獻。各地的貨運也多先運到佛山後方轉運到一省之會的廣州市。在近代的公路和鐵路網四通八達銜接下。給這個以享有陶瓷器盛名的佛山鎮提供了樞紐要道的同時，亦朝向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鋪下了一條先決的康莊大道。

「夕陽依舊壘，寒磬滿空林」，「古台搖落後，秋入望鄉心」，秋色染遍的佛山，不論從任何角度看總覺得別有一番情調，尤其是在輕風細雨中，給人有一種煙籠河帆秋染山之感。佛山，今昔對比，是不能以另一種尺度來衡量！猶記「三月無雨早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來，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如何？」那種悲慘的日子，與今當了國家主人翁對比，那是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

輕風細雨佛山遊，酒濕不了我的雅興，那禪寂的古廟，那嫋嫋升煙的廡房，那悠悠的河

流，那公園裏澄碧湖畔，那擺滿陶瓷器的長長街道，竟都烙印下我的足跡和掠影。佛山，草木當秋，花艷葉茂，禾苗茁長，那怕它再風催雨送？歸返廣州時，夕陽已斜照，照得天也紅，雲也紅，唯獨那葱郁山巒和公路旁隨風搖曳的稻禾，依然在綠色的夢中。

(七三年九月初稿)
(七五年十月重修)



黃埔江上的冬寒

一月廿八日，再次舉起毅力的戈戟，重蹈海的旅程，迢遙千里北上，客輪朝向馬六甲海峽駛去，取道獅子城，橫渡浩瀚蒼茫的南中國海，停泊於東方之珠香港後，於六日駛進了中國的領海。

黃埔，是華南的一個大港口，亦是廣東省番禺縣東三角江岸的要塞，早年孫中山先生創建的著名黃埔軍校也建立在這裏。客輪沿着淡黃色的江水徐徐駛進，黃埔江兩岸的巍峨叢山或是蕞爾小島，都具有南海的一種特色，有者光怪陸離，有者超群入雲之勢，在江岸兩旁更植立起一排排不知名堂的樹木，在寒風中搖曳輕舞；今日的中國，在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精神帶動下，中國人民的圍海造田的奇蹟已是屢見不鮮，因而，圍江造田也是何等閒事了。在黃埔江岸，您可以看到中國人民與自然環境搏鬥，抱着人定勝天的思想在江上已圍造出不少肥沃的良田來，爲國家增加糧產。

二月的黃埔江，不時都被一層薄薄的寒霧所迷濛籠罩着，兩岸的景物時隱時現，別有一番詩的意境似的微微細雨在輕飄，加上北方寒流南下，使人有沁骨的寒意和戰慄畏縮之狀。熱帶成長的孩子畢竟和溫帶成長的孩子在體質上有所不同，加上他們在新思想新風格薰陶下，這裏的孩子的能耐和挑戰力是較我們堅強得多了。看江上那一葉小舟，一位穿着紅衫藍褲，打結兩條髮辮的小女孩，竟然不畏寒冽的氣候，獨自在江上有規律地划着雙木槳，迅然朝客輪邊搖蕩輕滑過，這真叫人想起「中華兒女多奇志」的詩句來；尤其是在這個集體制的國

度裏，育孕出來的下一代，不但具有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豪情壯志，更具有不同的世界觀，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客輪經過數小時的航行後，已駛入黃埔碼頭。黃埔碼頭旁排列豎立着廿餘座龐然巨大的起卸機，它那髹漆着銀白色和灰藍色的巨大骨幹和鐵斗，正忙於從船上卸起貨物或卸落產品到世界各國去；逾千的工友們不分晝夜投入工作的行列，起卸機的軋軋聲響不絕，黃埔港的繁忙景象正象徵着國民生產的水平和工農業的成長和豐收了。

當中國邊防負責人為搭客們辦理入境手續後，我們開始忙於收拾行李，以便明早踏上這片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國土，七日晨船停泊於碼頭旁，正當搭客們魚貫下船之際，邊防負責人通知我和其他兩名搭客因手續未辦妥，故暫遲下船；延至八日邊防負責人以「上級指示」為由通知我等不獲批准上岸了。

千里迢迢，跨山越海來到中國的南大門，而不獲批准上岸這無疑給人們在精神上很大的打擊呵，信心和毅力的挫折更是不言而喻了。我真不明白有關當局基於什麼理由以致採取這無情的措施呢？我想起了當年白求恩醫生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不辭千山萬水從加拿大來到解放區，後來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的偉大事蹟來，他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國際主義精神不但永存在中國人民的腦海裏，也獲得國際人士的崇高敬意。我也想起了一位革命導師的話：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來……。我不了解邊防部何以在這個航次開始不接受求治者上岸治療？經歷八九天的航程來到中國境內不能得到友善的接待，這對溝通馬中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不是產生了矛盾嗎？縱使親筆寫上我等的根本願望，縱使是數度要求上岸見親人，縱使船事務部，船醫生和外輪代理公司代為反映我等的基本要求，亦告徒勞無功，誠然，各國有各自的獨立自主權來處理事務，但是，在實施各條新措施的同時，照理也

應該尊重各國人民的基本願望，是不？遺憾的是邊防部不能以一爲二的觀點和客觀的具體情況來分析衡量這件不愉快的事件，以致使我等三名來自千里外的外國人，在冬寒的黃埔江上，飽受多天的精神折磨，領受了江上的凜冽寒氣。

春節那幾天，靡靡細雨下個不停，煙霧迷濛，寒意更濃。在這個喜氣洋洋的傳統節日裏，照理該是開懷歡聚的時令，然而我們却像罪犯似錮守在客輪上的臥室裏，通過臥室裏的玻璃窗，在憑空構想着岸上的歡樂的氣氛，在懸念岸上的親人爲自己的遭遇而憂心奔走，在想像着那一張張親人的臉龐一定很焦急地渴望見到我。儘管親人來到黃埔碼頭要求與我會面，亦遭到鐵面無情的擋架，思潮在起伏，整夜輾轉難眠；船外寒風颼颼刮吹，江水翻騰泛波，黃埔江上的冬寒，開始冷却了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識……。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盡了本身能力所及的力量去爭取和要求，岸上的親人也盡了骨肉親情的本能願望去設法，盡管自己搜索枯腸搬出了所謂的革命人道主義理論和他們展開針鋒相對的求證，結果還是「上級指示」的權威壓制了，縱然是從心中再吶喊出人類的基本心聲，畢竟無濟於事了，在失望消極的時刻，接讀在岸上的堂姐附托海員轉交給我的短簡，短簡寫道：海弟，你這次千里迢迢來到中國，却意外發生了不愉快事件，您此刻的心情我是深刻理解的。希望您別爲了這次打擊而消沉頹喪，我們一直在盡最大努力爲您爭取上岸的機會，直至船離開前一分鐘。萬一沒辦法我也希望您能愉快地回到自己的國家去，繼續堅強地調理您的身體。這次您受了不少挫折，而意志得到了鍛鍊，我也預祝您像海燕那一樣，毫無畏懼暴風雨，在怒吼的大海上高傲地飛翔吧……。

我的情緒一直沉陷在極度紊亂中，九天的煎熬就在患得患失，惶惶不安中挨過了。九天來，黃埔江岸能帶給我一些慰藉的是一些工友們的盛情和他們那有紀律的集體性生活。

十五日中午，客輪終於駛離了黃埔碼頭。眼見陸地上的景物在漸次遠離時，心中情不自禁有一陣陣難受的感覺，迢遙千里而來只能在江岸瞻望徘徊，這是一次多麼跋涉艱辛的旅程呵，所受到的委曲只有親自深刻體會到了。黃埔碼頭已逐漸消失迷濛，青翠的山巒也間隔在飄渺雲霧間；心想，儘管這不愉快的事件給我很大的打擊，然而，當心平氣和的時候，我誓必將重振起毅力去應戰，除追尋自己失落的健康外，亦一貫朝向正確和進步的方向！

雨過天晴，太陽的光芒已普照大地，客輪也駛出了公海；然而，想起黃埔江上的冬寒，我心中仍然會感覺到一絲絲的寒意呢。

(稿于七五年二月)



迷濛煙霧看香港

客輪離開黃埔港，駛出公海，於二月十五日晚九點左右駛進香港。由於北方寒流再度南襲，香港又處在南海之濱，故遠遠望去，港九的璀璨艷麗的夜色，都浸沐在迷迷濛濛的寒霧中。

辦好上岸手續，於第二天晨早離船改乘小駁船上岸。小駁船朝九龍佐敦道渡輪碼頭旁的駁岸駛去；濶別兩載餘的香港，想來港九景物一切無恙吧？在佐敦道碼頭旁文英樓上的一家旅行社停歇，略做休息。

香港，給人們第一個觀感的是那數不盡的座座高樓大廈，不論是在平地還是陡斜山區，高樓大廈的密度是相當驚人的，這迅速給予我們的意識啓示了些什麼似的。

因一場鴉片戰爭導致不平等的南京條約的簽署，在清道光二十一年間，中國清廷不但要賠償巨額，開五個港口為通商口岸等等苛求和勒索外，這個彈丸小島就這樣割讓給英國殖民主義者，加上一八九八年向清廷租借的九龍，兩地面積只有三九六萬平方，在良好的港口和銳意經營下，經百餘年來風起雲湧的激盪演變，如今它已成爲東亞一帶最繁華的大都市，超過四百餘萬人口蟄居其間，住宿問題也隨着人口爆炸而日趨嚴重，在寸金尺土的環境下，屋宇不得不朝天發展了。

香港，這個缺乏可以農耕，畜牧和種植等業的環境條件下，單單一個以供四百多萬人口消耗的糧食已是個大問題，它除了從大陸方面獲得源源不絕的供應外，也從外國大量入口以

補充消費。假如說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那末，食又以何爲根源呢？香港的經濟組成結構是多方面的，它不但是個金融中心，紡織業亦相當發達，造船修船業的蓬勃，建築行業如雨後春筍，中小型工業的發展，海空航運業的四通發達，工商企業的興起，此外，電影製造業，旅遊業，外國資金投資以及其他行業，都直接或間接地組成了香港的經濟結構和現狀，它密切地維持或影響着香港人民的生活；從橫的方面來看，香港是個有潛能及生產力的地方，從縱的方面來看，香港又是一個大量消費的大都市。這個處在東西方文化風氣影響鉅深和兩股巨流沖激下的特殊地域里生活的人民，意識形態的差異和思想上的綜錯複雜是肯定的；也許您認爲他是個臥虎潛龍的猛將，也許他又是個牛鬼蛇神之類的人物，若要以一種標準法則來衡量這裡的民情是不容易的；儘管人心撲朔迷離難測，然而，歷史前進的車輪是絕不會倒退，也不是人們的意志所能去轉移的歷史客觀規律，是不？如今香港大專學運蓬勃發展，提出的香港學運總方向是：「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這個大方向對香港今後的演變，必然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爲了加深對香港的認識和一般社會問題的了解，我偕同友人租車做走馬看花，浮光掠影似的巡禮。從尖沙咀到彌敦道，從繁忙的商業區到金融中心，從通往新界去的獅子山下的貧民木屋區到深水涉的貧民組屋區，然後再通過那道耗資龐大，動員無數，結合了人類的智慧，現代科技，現代重型機械配備和勞動工人的血汗而凝造結成的偉大工程——港九海底隧道。車子從外表平素的入口處駛下去，燈光溫暖明亮，空氣調節清新，結構非凡，內部間隔成兩通道以利車輛分道川行，工程的浩大是可想而知了。當車子駛出香港這一面的出口處，我們已經從滔滔海浪下藉隧道來到對岸，若不是地理形勢明顯地告訴我們，那真的一點也感覺不到和通常公路有何異樣？雖道短短幾十分鐘路程，然而人類的智慧又在次雄辯證明自然界的

阻隔是可以征服的。

車子在香港島上奔馳，從政府行政中心到工商企業地段，只見行人如過江之鯽熙來攘去；從避風塘里的駁運貨船的工友到香港仔里的海上漁家，也從各大專院校址徘徊後開始朝太平山上駛去，斜斜蜿蜒的上山公路，兩旁伸張開那翡翠般的臂膀，植立着一樹樹郁郁葱葱，看山野莽蒼蒼，看雲絮綿綿飄遙；在人煙稠密的香港，除了郊野海濱外，在太平山上的綠野中人們才能深深呼吸到一口碧海雲天的清新氣息；太平山的山勢不很高，其間也有如栢城升旗山的軌道纜車徐徐載送遊客上山。在上山公路兩旁，青樹綠野其中，築起了一座座大小不一，設計新穎，具有中西優雅別緻的別墅，有者帶有東方式的古色古香，也有者具有西方豪放式的裝飾；據道這一座座富麗堂皇的別墅價值都在馬幣數十萬元以上，這些高貴豪華別墅當然皆為高官巨賈所擁有；香港給我的另一個感覺是貧富之間的鴻溝太過明顯和深壑，幾凡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階級地位之分，門面氣派之別；有者生活奢侈，天天山珍海味，夜夜笙歌靡靡；有者則當牛如馬似地為生活奔波，假如您是一名文教職員或工友，高尚超級的旅館娛樂中心百貨公司是您長步的地方，相同的，那些自以為是貴族化或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對大庭廣眾麤集的地方是嗤之以鼻的。門戶觀念和地位身份的懸殊幾乎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通病」，這種社會病態對香港來說是患得很嚴重。香港人民的生活是相當匆促緊張的，尤其是在金錢掛帥，利慾薰心的社會制度下，以致使人類成爲「金錢」的奴役，人爲財而活的病態廣泛流患是必然的了。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彷彿已成了香港社會的一種寫照，和咫尺相距的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成了鮮明的對照。何以僅是羅湖深圳間一橋之隔的隙地，竟成了兩個極端的社會風氣呢？這一切都根源於社會組織結構的完全不同了。

車子停泊在太平山上的停車場，白雲高掛，居高臨下，山光水色，格外清新，無限壯麗；在石椅上停歇，極目遠眺，胸懷無比寬闊，港九的幢幢高樓大廈和公路上奔馳的車輛，此刻在眼底已成了孩提時的玩具似的。

滔天海浪瀕香城

太平山上高峰望

原野莽莽蒼蒼

山巒郁郁葱葱

朝陽指看南粵鄉

風景豈是這邊好？

……

想起那晚在旅行社里和闊別兩載餘的印尼女僑生明和華的重逢，記得我們是在羊城相識的，也記得那是一個細雨紛飛的夜晚，我們在羊城火車站東方旅社門口前互道珍重握別的，人生如浮萍，而今他鄉遇故知，難免話語牽腸；在她們身上雖已找不到在武漢工作時的那股氣息，然而在這個染色素極濃的環境里，能保有著那無華素質誠屬難能可貴的。我們暢談別後的情況，香港社會的百態，彼此的人生觀和思想意識上的沖突，尤其當現實挫折和理想相去千萬里的時後；這幾乎是現代一般有識之士最容易患上的症狀，歸咎其病源不外誠如英國名作家菲列克斯，格林曾針對這個病狀這樣寫道：「從我們一出生的時候，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就給我們施加影響了，它影響着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肯定地影響着我們的教育制度，我們的道德標準，我們人與人的關係，我們的愛慮，我們的願望，我們的志向。我們思想的根本結構受了我們社會上流行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從我們年青的

時候，好比說在水泥還沒有凝固的時候……。」常想，在越秀山五層樓上常懷念太平山，來到太平山時却又感嘆「風景豈是這邊好？」香港的知識份子不少正是患上這種「感冒」哩！

車子沿着太平山公路彎彎斜斜滑下，在朝向淺水灣去的道路上，我們又來到另一個貧民木屋區，想到貧民那種屋漏又逢連夜雨的生活，也間接連想到很多個國家的貧民和貧窮的問題，它好像是社會上的一種癌症，至今很多國家還是沒有很好的辦法去根治它……

走馬看花，浮光掠影，能涉獵及的多一知半解，與其說曾數度蒞此，無寧說好像是在迷濛煙霧中看香港。當您說它是東方一顆夜明珠的時候，您會覺得它很繁華艷麗，多姿多彩迷人；當你發覺到它的黑暗冷酷的一面時，您會覺得它不是甚麼人間天堂而是……。

該是取道曼谷回返家園去的時候，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啓德機場的播音器在催促：「請乘搭泰航九七一班機的搭客從速從九號門入口登機……。」當客機在筆直跑道滑馳展翅騰空，也是告別香港的時刻，該感謝友好們的相送和那片誠意；窗外，縷雲颼颼飛逝，飛機正朝向佛都疾然飛去，飛去……。

(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追記)

飛人佛都尋古迹

泰航班機飛離香港後，經兩句餘鐘的疾然飛馳後，飛機已進入曼谷市區上空。從機艙窗口望出去，遠處盡是一片蔥綠無際的平原阡陌，在遼闊翠綠的阡陌，間隔着一條條筆直的小運河，這些運河不但直接灌溉着千萬頃田野，也間接地成了運輸農產品的要道。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泰國，得天獨厚賜予一大片坦然平原的肥沃土地和源源不絕的水源。在河流兩岸，肉眼已能清晰看到那富有泰國民族風味的寺廟和屋宇；公路上的車輛也在機翼下奔駛，公路旁豎立起不少巨幅商業廣告，十之七八仍是日本公司的宣傳產品，這也反映出日本經濟是如何潛伏在這片土地上。

飛機停泊於離國際機場大廈不遠的地方，辦妥入境手續和檢查行李後，乘的士入市區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候，在一條熱鬧繁華的大街上的一家酒店下榻。

泰國，除了一度被日本軍國主義揮軍入侵，作為過境侵佔我國以外，從來未曾淪陷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年代里，東南亞諸多國家都先後被法國，英國，荷蘭和美國殖民主義者侵佔，在帝國主義勢力激烈爭奪瓜分下，何以唯獨泰國能超然兀立於烈強貪婪野心之外？有者說泰國民族向來易於適應環境，有者則道泰國人民就奉行前國王朱拉隆功的遺訓：「泰國為一小國，人力有限，不能與列強從事戰爭，必須八面玲瓏，與人無爭，也不能過份疏遠某一強國……」除上述因素外，我覺得當時的地理位置和客觀條件所限也是個重要的原因，總之，在芸芸亞洲國家中，泰國是少數未曾遭受殖民主義者蹂躪的國家，可

是，近二十年來泰國却淪落成爲美國侵略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重要軍事基地，在國防，經濟，外交和內政事務上多少受到美國的牽制，可喜的是近些年來，泰國人民的醒覺已促使在擺脫外來的勢力干涉的同時，它已不再像是隻在田地上任人騎壓，鞭打和牽着鼻子行走的水牛了。

泰國也是個具有數千年悠久文化歷史的國家，據有關史籍記載，遠在公元四二零年當時泰國的盤盤國使節經和鄰近國家互相往來，遂後大體上還經歷了四個皇朝，從素可泰，大城（阿瑜陀耶），吞武里直至目前曼谷王朝的前期。古代的暹羅封建王朝在政治和經濟上有過人們所謂的輝煌燦爛的功蹟，在文化上獨創了具有民族的獨特風格和優美的傳統特徵；在行政體系上亦有一定威嚴無上的中央專制領導層，這給暹羅皇朝不但容易向人民橫征暴斂，亦有能力向鄰國的緬甸和柬埔寨發動侵略戰爭，在本世紀年初我國北部的幾個州還在他們的控制之下呢？

湄南河畔水悠悠

湄南河，打從我在小學上地理課時，就聽過這個美麗的名字了。翌日晨早，乘車來到湄南河畔，看看它是不是像它的名字那樣般的詩意優美？看看它那嫵媚的風采可也迷惑著每個遊子忘返底心？

湄南河，源流出自泰國北部，南流於西部與湄濱河相匯合，經曼谷流入暹羅灣。來到湄南河畔渡輪碼頭處，適逢渡輪靠岸，搭客有者手携行李，背負包袱或扶老携幼地從出口處紛紛湧出；有者又神色匆匆趕搭渡輪歸去，我不知道他們來自那個城鎮村落？也不知道他們匆促趕赴何方？所能領悟到的是人生本似浮萍，來去匆匆，歡聚也短促；人類社會的延纏纏遞

不就是這樣來去承繼下來嗎？一代去了一代又湧至，猶似悠悠湄南河畔水，潮漲潮落無休止，只見日月依舊伴，只惜不見古時人。

來到湄南河畔的另一隅，只見人聲樂葉搖曳聲和摩多旋聲喧鬧一片，那是朝往水上市場去的地方，碍於自己健康欠佳，故沒有去看泰國人民是怎樣藉着船隻在起伏顛波的河面上銷售農產品。但是，人類歷史經驗却告訴我，幾凡有河流奔掠過的地方，也是人類文化和經濟的發祥地，像中國的黃河，印度的恒河和埃及的尼羅河一樣，湄南河也肯定地在過去烟逝的歲月里也促長增進了泰國人民的經濟，也必然為泰國文化的塑造過程上立下不朽的功績。

在河畔的某處樹蔭下，遠眺在藍藍的蒼穹襯托下，那碧綠泛波的河面，來往的船隻刮開了一道道翻白的浪花，使人有種乘風破浪濟滄海的感覺；若不洞悉人間辛酸事，湄南河畔的嫵媚委實够人留戀忘返了。

塔砌佛雕嘆工匠

離開了湄南河畔到市區內的幾座較著名的寺院瀏覽。根據報導，泰國國內的大小寺院總計在三千座以上，單以曼谷這個佛都內便有將近五百多座，從中可見佛教的影響力是如何根深入泰國的土地上。

在曼谷市內的幾座規模相當的佛塔寺院中浮光掠影一番，總覺得泰國的工匠們是很有藝術創造天才的；在一些數百年甚至千餘年歷史的文物古迹遺址和現存的寺院塔宇里，人們是可以從它的建築結構的精心設計，想像力豐富的裝飾和獨具民族風格的造形來考究，隨處可見到工匠們的智慧和創造精神來；有者朱樓畫棟，雕夢繡檻，佳木蘆蔥，奇花爛漫，別有一番清幽氣象；有者龍蟠螭護，簾繡飛鳳，玲瓏精巧，有者塔尖挿空，玉蘭纏砌，長廊圓洞，

青棕掩簷，花影繽紛，真有西方極樂世界之感，有者寺院平坦寬豁，佛像如林，鎖金嵌玉，剔透別緻，真有一番氣派呀。雖道落髮披袈的僧侶隨處可見，然而，能否滅絕一切妄念，斷絕聲聞，明心見性却又是一回事，縱觀香烟繚繞的當今，縱使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伽楠念珠一串，可是呵，苦海慈航的又有幾許？「流螢明滅夜悠悠，素女嬋娟不耐秋，相逢苦問人間事，故國傷心只淚流。」以會羨慕過「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的生活，後來即閃避到青磬紅魚的曼殊和尚的詩句來看，苦海衆生尚未普渡又怎能自我超度？

泰國寺院佛塔如此多，若從這些工程浩大，巍峨壯麗的建築物和它的維修費來估計，那又要耗費掉幾許人力，物力和財力呢？何以暹羅王朝統治者能在農業生產水平極低和人民生活落後的年代里，興蓋起這麼多規模相當的寺院巨佛來呢？早期的統治者會否像中國封建王朝那樣橫征暴斂，榨取民脂民膏？想來當年的農民必然是付出很大限度的犧牲吧！

適逢星期天，在曼谷博物館外的大草場上，蓋搭着很多蓬帳的小販攤位在擺賣着各種各樣，應有盡有的東西或小食，而大體上全由女性來經營，泰國的女性似乎在砸碎男主外，女主內那種傳統的舊禮教？

在曼谷博物館內，人們可見遺物而思古幽情，追溯起人們所謂的暹羅王朝的輝煌燦爛的年代去，看帝皇將相如何善於壓制農民起義造反，看統治者如何精於麻醉人民的覺醒？

遠的不提，就以七三年十月發生的學生運動來說，如不是民族愛國主義思潮廣泛深入醞釀，成千上萬熱愛祖國的學生浩浩蕩蕩展開示威，最後導致軍民對峙，演變成血腥慘痛悲劇，以致七十餘名學生血濺街頭，英勇壯烈犧牲，那歷來承繼君主專制衣鉢的他儂元帥會輕易拱手讓賢，收拾包袱流亡國外嗎？歷史是一面鐵面無私的鏡子，任何暴君盡管如何善於粉墨登場，終歸還是逃脫不了可耻的下場。在學生起義中心的紀念碑場地徘徊，對這些「捨得一

身軀，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英勇烈士們，我情不自禁地默默憑弔一番。如說中國的五四運動導致完全改寫了中國的現代史，那末，泰國的十月學生運動却給予本區域的學運起了深遠的影響呵！幾凡有良知和民族感的歷史工作者；必然會把這場運動和壯烈犧牲的戰士的不朽英魂寫進泰國歷史的新篇章中去，好讓後代憑弔碧血黃花里的忠魂喲！

堪歎古今風月債

夜幕低垂，星月高掛天際，相互爭輝，習習寒風吹拂掉白天的炎熱。在酒店五樓臥房裏的窗櫺縱觀遠眺曼谷的夜色，別有一番不同的情調。在高樓大廈之間，間隔着寺院尖尖屋頂或高聳插空的佛塔，現代的霓虹廣告燈又襯托着金鱗玉片，閃閃發亮的佛塔光，這是一幅很有情趣的夜景，使人有東方和西方在聚首，古代和近代在斟酌淺唱之感。

「咯咯咯！」是誰輕敲房間門，打破了我獨自寧靜沉思的情緒。進來的是一位豔麗打扮，體態苗條的少女，有一雙似笑含情目，淡淡的笑靨淺掛在她的雙頰上，是誰？心中不覺冒出了這個問題，匆促到曼谷，而我事先又不曾通知在此地的親友……？

您一個人不感到孤單寂寞嗎？少女用生硬的英語對我說：我們這裡有很多漂亮的女人，為何您不叫個來陪夜消遣呢？

「悶來時斂額，行去幾回頭；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幾凡有生機的動物難免都會有情慾的衝動，然而，思及生平抱負苦未逢，却頻添一段愁；想不到少女的淡淡笑靨不但輕叩我心弦，也撩起那縷縷的思緒。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只要你有錢你隨時可以買到一個有血有肉的「貨品」陪你過夜，且不管她是虛情假意，一樣可以共赴巫山雲雨歡。錢這個媒介幾乎可以把任何事物化成商品以供人們消遣玩樂；相反的，在賣春女人的心目中，玩客本身在商

業化的社會裏，何嘗也不是一件極佳的商品？她付出的祇不過是麻木和沒有靈魂的軀體任人騎壓，換來的又是紅綠現鈔；所不同的是泰國這行業在競爭顧客方面不但很劇烈，還得自我推荐待沽銷售，這委實令人有點愕然。

自古以來，「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雖說性本身沒錯，它是男女生理上的一種需要和協調，是情愛靈慾的最高昇華；然而遠在千餘年前就有人利用它來操活爲生，時至今日，出賣色相操皮肉生計的人更是無從統計了，且不論她們是遭受欺凌拐騙或環境所逼而淪落青樓，或是自甘墮落浮沉慾海，這都與整個社會的結構和制度有密切關係的，只是泰國的社會病態較爲嚴重和「揚名國際」罷了。

曼谷，這個鬧中帶靜的美麗佛都，雖不能使人忘懷紅塵引人脫俗入聖，但我却喜愛這裏熱情善良和樸素的民風，更愛那悠悠流水的湄南河。歸期匆匆，在還未能和泰國人民的心匯成一片時，在第三天的中午，那長長的火車箱格已把我疲乏的身心拖離了這優美的湄南河畔，遠離了佛都，隆隆奔馳的火車掠過那遼闊的平原朝奔泰南的合艾而去……。

（稿于七五年九月。重修于七六年二月）

金屬线的海角——班茶掠影

爲了一個學習的機會，我來到了這個寧靜偏僻的小漁村來，與其說是開拓自己的眼界，無寧說是爲了加深對漁民們的海上生活的了解和漁村的風土人情的認識。

車子離開了北海，來到吉打中部的美農，再從美農埠朝西南方向駛去，沿途兩邊盡是有待開拓的廣闊天地，有待開墾成爲良田園圃的好地方。車子疾然奔馳，那高聳入雲隨風搖拂的椰林，間隔不斷地屹立在缺乏人工清理的野草叢中，偶爾有數隻牛在低頭啃嚼野草充饑，悠然閒情似的……。車子駛離美農埠十六英里後，來到了這個海灣，從海灣的一角望過去，隱約還看到對岸板島的山巒呢。駛進椰林密密矗立着的海角後，班茶已在望了。

TANJUNG DAWAI 是班茶的國語名稱，按照字語的意思來說，這地帶應該是叫着金屬线的海角了。班茶是一個寧靜的小漁村，除了大街上有一整排的店屋和疏落散佈的屋宇外，在椰林內的甘榜裏就雜居了不少華巫同胞。此外，在海岸邊有座警察局的舊址，有一片尙待人工去保管的小草坪和有賴有關部門去修築的海岸堤堰了。

由於班茶的地理位置處在吉中的西南方較偏僻疏遠的海角，故此在地方性的發展和建設上是談不到有什麼成就，僅以地方性的水供和電流供應來說，班茶這個小漁村彷彿是被縣議會諸公們所忽視或其他因素而遺忘了發展似的；每當日落西山的暮色時分，只見一名馬來工友扶帶着一小木梯和煤油氣具，來到每一燈柱下，把每一盞煤油燈點燃，然後，沿着木梯把它置放在燈柱上的四方玻璃櫃內，這樣一柱一燈地點燃過去，把璀璨的光芒照亮了這個金屬

線的海角，驅走了黑暗。那位馬來工友終年如斯，風雨不改地爲這個小漁村帶來了光明的精神，委實令人對他肅然起敬。此外，小漁村上的一些人民在自力更生的方法下，各自在屋內裝置上發電機產生電源，爲這個寧靜的小漁村的夜色添增一種情調。

班茶，是一個擁有千餘名人口的小漁村，這裏的各族同胞九下巴仙以上是靠海捕魚爲生，其中以馬來同胞居多，其次是華族同胞。這裏的各族漁民在天還未亮之前就啓絃出海了。爲了生活，他們得不畏凌晨海上的凜冽寒風，不懼驚濤駭浪的呼嘯，到大海上撒網去了。現實的生活，已把他們鍛鍊得像海燕一般的堅毅和能耐；記得有人這樣說過，海洋，是生活的戰場。每當傍晚時分，眼看漁船各自從海洋的戰場上駛回自己的漁村來，從漁民的臉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是帶着勝利的信念和疲倦的身軀歸來，有者船上盛裝着雙雙鮮魚，有者則寥寥可數。每當漁船回到漁村的時候，班茶這個小地方能顯現出一些繁忙的景象來，一輛輛的囉里車趕來把一雙雙的鮮魚載送到各城鎮的市場去，也有些經過挑選後運到國外去。在每家各自漁行的船隻停泊處，人們可以很容易看到體格魁梧，滿身煥發油光的漁民和結實的工友們從船上把一雙雙鮮魚搬到岸上的囉里車上去，漁民和工友們在搬運時所喚發出來的「杭育，杭育」聲浪，洋溢於魚行里里外外，這是多麼雄壯和帶有氣魄的勞動人民的心聲呵！祖國的富饒疆域和天然資源，有待各族勞動人民去開拓，絕不能爲時下的少數大資本家所獨具佔有，更容不得外國壟斷集團控制和操縱。

最早，涼風習習吹拂，佇立在泊船的甲板上，看這灣斜斜凹入的金屬線的海角，看對岸相對着的避暑勝地班苔默迪卡，也回首看班茶大街上的人民漸漸甦醒過來；這裏的漁民除了捕捉各種鮮魚供應市場需求外，也大量捕捉江魚仔。在這灣斜斜的海岸線上，您可以看到很多戴着草帽的村婦，姑娘和孩童們在陽光下排晒着一雙雙的江魚仔和各種各類的魚干。

這裡的海灘由於泥沙混濁不潔，以致海水也被污染，不適宜人們浴泳；然而，天真活潑的孩童在一大清早就跑來沙灘上檢拾貝殼，眼看此情此景，深教人們容易跌入回憶的思潮中去，追溯起那段段那片片煙逝的往事來……趕早市的人在趕市，上學校的學生在趕上學校去，這裡有一間馬來文學校和一間崇正華文小學，負起這小地方的教育樹人的重任，在啓蒙兒童的智育，德育和體育等方面是扮演着不可忽視的角色。這裡的人民生活簡樸，很少染上都市里的儉氣，也沒有所謂的夜生活在迷惑年青人，故此，早睡早起在這個漁村已蔚成一種風氣；尤其是這裡的純樸民風和濃郁的鄉土味，尤教人感觸深深哩。

金屬線的海角，難道您的發展和地方性建設被有關部門忽視或其他因素而遺忘了，然而，只要各族人民本着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班茶的遠景還是光明的，這個小村仍然是可愛嫵媚的，因為這裡有着成千久經大風大浪中考驗成長的漁民和工人；我們都知道，如果要控制新的社會力量，就必需要有新人去掌握它，這新的人就是工人，農民，漁民和一切以勞力換取代價的人。尤其是漁民，他們將在祖國的富饒海域上，乘風破浪前進！

（七五年四月稿于班茶）

一輪明月几般情——巴黎的來信

那輪皎潔的明月已高掛椰樹梢上，商店裏的玻璃櫃內堆疊着待售的月餅，孩童們的三五成群提燈四竄，這又再次告訴人們傳統的秋節已瀕臨。

今早接到你從法國巴黎寫來的心箋後，腦海裏總是蕩漾着你那飄逸的情影，縱然是東西半球的遙隔和時空所限，我仍然無從忘懷我病臥異鄉的日子裏，你以護士的身份給予我無微不至的關照；和您在江畔垂柳邊共處的日子裏，您不但從新武裝了我同疾病作戰的精神，在我的血管裏亦會注入您那濃烈的鮮血，它至今依然循環流佈在我身上，人畢竟是有情感和靈性的東西，我又豈能輕易忘掉那深入心扉的事迹？

金邊易手前，你單身隻影取道曼谷，像一隻燕子般飛越中亞大陸到西半球的法國首都巴黎後，我已先後收到三封來箋，萬水千山外的飛箋裏盛負着點點密密的愁。

今夜月下，重新展讀這封由盛產醇酒美女的花都寄來的心箋，在您的字裏行間嗅不到那濃郁的香水味，倒讀到您迷惘，失落和徬徨的心情，在您那緊蹙雙眉的掠影裏，看到您黯然神傷地停立在艾菲爾鐵塔下。爲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戰爭，您不惜拋棄一切飛離家鄉千萬里，到不同風俗習慣的西方社會去，個人的理想和憧憬都焚化在戰火裏，您嘔咒那出賣國家和民族的敗類，對印支半島的局勢我覺得我們更應該痛責掀起這場戰爭的帝國主義者；他們自以爲是上帝的使者扮演國際警察的角色，任所欲爲的濫施淫威欺壓各國的人民。

印支局勢的演變，是世界人類歷史演進的一個客觀的自然規律的一小部份，帝國主義的

耀武揚威和它的傀儡僕從們的腐化無能和貪污舞弊，無疑是一種摧化劑，它只有加速印支半島人民的變革演進而已。您說是不？

如今，你身在千山萬水外的歐洲，浪跡在具有數千年的歷史和素有藝術之都之稱的巴黎，想來你不會只陶醉在那濃郁的香水味裏或品茗在露天茶座裏，欣賞歐洲紳士們的風度或法國女人的袒胸露背的大膽衣著吧？詩人杜牧在「泊秦淮」詩中寫道，「煙籠寒水月籠紗，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想來你該會知道蘊含在詩中的悲痛和期望吧？別再為家破人亡的時代悲劇而哀傷，有機會不妨多翻閱法國人民的血淚鬥爭史和去憑弔那具有英勇奮鬥範例的先驅，在那些硝煙彌漫後的殘牆廢墟中，有比柬埔寨來得更慘痛的悲劇寫在法國歷史的章頁中，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就是一個光輝的例子，它領先走了具有歷史首創意義的第一步，法國工人先烈們的壯烈犧牲已成爲新社會的曙光，受人敬仰，那些殺害他們的劊子手們已經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別以爲我在爲您上歷史課，而是隨着自己年歲增長轉而喜愛研究和分析人類社會的變革演進史，打從開天闢地的洪荒時代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天，人類社會不是一直在驚濤駭浪中演化變革嗎？我們絕不能因一部份法國人民的人生觀和現有的生活狀況而忽視了它的本質和具有進步意義的一面。中國哲學家馮友蘭教授說：「『變』是世界基本的現象，不變只是變的一個抽象的特殊情形。」您不知也可明白這句話的深遠意義嗎？

一年一度的傳統秋節已日漸瀕臨，舉頭看那輪即將圓盈的皓潔明月，瀉滿一地的銀輝，觸景生情，見物思人，縷縷思緒不禁湧入心頭；同是一輪明月，映照在千萬條河川上，反映在人們意識上的又有幾般情呢？素有雅興的詩人或許在高談唐明皇的風流韻事？感嘆歲月催人老的鬢翁也許在觸景傷情，追憶起那串串煙逝的提燈籠的童年？年青的男女伴侶也許會在

這個花好月圓的銀輝下，嗚嗚細語走在情人道上？遠飄異鄉的您，獨在艾非爾鐵塔下，舉目無親，會否每逢佳節倍思親呢？

爲了一場戰爭，您畢竟飛離得太遠太遠了，以致有「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這種欲歸不得的落寞孤寂的感覺；時序轉移，寰球輪迴，千好萬好不如自己的家園好；倦鳥有歸巢之時，您會否重回到東方來？

夜色漸深，寒意漸濃。那輪高掛的皎月却愈發光輝，在明月下譜寫心箋和傳遞我遙遠的思念，並把那點點密密的希望盛負在信封裏，轉寄到您手中……。

（七五年九月稿）

（重修於十一月中旬）



晨鐘蕩漾自鶴山

嗜……嗜……嗜……

悠悠的聲浪在寂靜的夜空中升落擴展迴縈。晨鐘蕩漾自鶴山上，自古剎極樂寺的樓閣裏。當再次聽到這熟悉清脆悅耳的晨鐘時，也不知是第幾個熱帶季候風雨吹掠過的時候了。

自橫渡南中國海歸來後，我已好久好久未再傾聽到蕩漾自鶴山上的悠悠晨鐘，迴縈在寂靜幽深的夜空中。由於年來，每每熬至深夜始蓋上書本躺臥到睡床去，以致一倒而鼾鼾睡至天明，故再也絕少聽到晨鐘的迴旋。昨夜，淒風豪雨飄拂浙瀝纏綿了一整天，深夜寒氣逼人，幾經畏縮在被單裏仍然驅不散寒氣的滲透，索性披衣開門走出庭院，而此刻那悠悠鐘聲正好在寒霧籠罩住的鶴山上蕩漾起來。

記得五六年前，每當大地還沉睡在幽深的夜幕，黎明的萬道金箭未透射出來之前，我已 在庭院前蹣跚舉步，躊躇著那噙滿露珠兒的萋萋綠茵或是風雨後的片片落英，看它與風雨搏斗中贏得光榮記憶。有人說，風雨是多情的，在他離去的當兒還把顆顆晶瑩的淚珠留在花叢間；這似是而非的詩意正像從空門里悠悠蕩漾而至的鐘浪，是消極的催眠？是積極的哲理？

極樂寺的晨鐘，日月如斯地在敲响，年年如斯地蕩漾自鶴山上，我很欣賞廟祝那股風雨不改的虔誠，晨暮不誤的耐勁，正值大地幽深衆生在最酣睡的靜寂時刻，他却獨醒地提起錘棒有節奏地一下下敲擊，驚醒衆僧上早課；且不知晨鐘能否驚醒在苦海中浮沉的衆生？且不知廟祝本身能否自我超渡？那由純銅鐵質鑄造而成的古鐘却依然百擊千錘地蕩漾迴縈……

。在鶴山下耳濡目染的我又能在釋迦的學說中悟覺幾許？辨證若干？

在聾狀雲四處屢爆和國防軍備濫製生產的今天，宗教家們彷彿更急不容緩，苦口婆心地四處宣揚宗教的哲理，以期自度度人，感化衆生，覺悟障業的根源脫離這個充滿罪惡的世間，响往西方極樂世界的羽化或是朝向那永生之道的天堂，可是，在現實社會的變革和時空衝激之下的今天，究竟有幾許超凡覺醒的人真正明心見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是尋獲正道而得永生不滅？有人說：能覺道悟空是一種有深度的智信，能求證而得道是一種內在的涵養。但最可悲的莫過於一些信徒們不但盲目於虛無的木偶泥像或十字架里，甚至把個人的意願和決策都委托給木偶泥像里去，把一切希望都建築在教條和形式中去；却不知木偶泥像在冥冥之中又要把一切委托與誰呢？

記得在少年的日子里，我會常常跳躍在極樂寺的層層寺殿樓閣里，在香火繚繞迷漫的煙霧中，我常見不少善男信女跪在神龕前，把個人的前景和幸福災禍都喃喃裁決在雙手搖擺的竹籤桶里，且不知竹籤會帶來多少心理上的慰藉還是如煙似霧樣的指示，那至少已說明佛不迷人人自迷，正像一些常喜愛以手式點個十字架於胸前一樣，茫然迷失自己於十字路口。

一切事物的存在往往取決於社會意識的存在。相傳秦始皇當年在地下挖出一塊石頭，上面寫有識文：「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認為滅亡秦朝者是胡人，因此修築長城防胡，後來胡人並沒有打進來，而使秦朝滅亡的是秦始皇的兒子秦二世，名叫胡亥。因此有人就認為識文很靈驗，說亡秦者胡也；於是這似是而非的朦朧離離意識就廣泛傳開，深入民間去。

處在霸權相互爭奪的戰爭潛伏的今天，超級強國的核子囤積已足以催毀整個世界和滅絕人類；數千年來的人類歷史經驗已無數次說明宗教的學說畢竟還不能夠使到全人類達到大同的境界中去，愛爾蘭島上的血腥，黎巴嫩的戰火，菲律賓南部的糾紛，還有寫在古今中外歷

史頁章中的所謂「聖戰」等等；若人類仍然一味把一切希望付托給冥冥虛無，而本身不去奮鬥，那無疑是人類的悲哀。如民族的權益，國家的獨立自主尊嚴，都讓那唯心主義的先驗論中的神來主宰定奪，那亦是民族國家的大恥呵！

「本無聲而有聲，鐘聲馨馨梵聲，聲聲夢覺；自有色而無色，山色水色月色，色色皆空。」
極樂寺大雄寶殿里的圓石柱上鐫刻着這一對含帶濃濃禪味的對聯，與禪宗慧能所寫的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有異曲同工之妙。禪學把存在於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解釋為虛幻，只有自己的心才是一切의 根源，這種一切皆空的後果，會否也否定佛和佛法的存在？

「晨鐘一擊驚覺靈山方外客，暮鼓三通喚醒苦海夢中人」記得那是在一間寺廟里看到的對聯，寫這幅對聯的作者の 思考功力是相當火候的；盤居在鶴山下，深寂里的晨鐘，殘陽里的暮鼓，我會經傾聽何止一擊三通？自從病後，我會一度像人定老僧專心一志地盤坐在佛哲中，但自己畢竟佛性未覺，茅塞不開；像在研讀基督和天主的教義聖經一樣，對唯心論的先驗論學說總不能輕易征服我的信念一樣，從唯物論的史學觀來看，我倒很欣賞佛哲會經豐富和燦爛了唐宋的文學，並遞嬗和影响了後來的中華文化。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詩人張繼在「楓橋夜泊」中聽聞寒山寺的夜半鐘聲而以愁緒寫下客居的淒清；今晨，風雨漸瀝糾纏後，鶴山的悠悠鐘聲在深寂中蕩漾起來，這又能感染我幾深？菩提樹下入定的釋迦，紮着荆棘之冠的耶穌，麥加城里長大的穆罕默德，還有孔老二的幽魂呵，能否羽化昇華世界萬物即將面臨另一次更恐怖的大戰的威脅？可否也感應到舊世界快在烈日之下消溶了？

（稿于七五年十一月四日）

牛峯鎮上尋迹

再次蒞臨牛峯鎮，已是前後相隔十餘載的光景，在一個夜晚里，車子疾然飛掠於膠林間，板吉公路在車燈探照下，穿過雙溪大年，掠過美農，而把我帶回到久別的故園來。

牛峯，這個處在吉打中部，盤踞在板吉公路要道上的小鎮，它除了成爲北上南下公路的驛道站外，它也擁有我國各地方鄉鎮的特點，它的盤踞發展肯定是有了一定的經濟作用和生存的因素存在，牛峯雖說不是一個相當活躍的鄉鎮，但是，鄉鎮周遭的農作物，諸如稻田，膠林，椰園，薯園和木林的農產品，以及其他附屬農畜牧業，對這個小鎮還起作一定的影響，加上南北貨運交流下，多少帶動了這個寧靜的小商鎮。牛峯，它從大街一帶到新村周圍都歸屬地方議會管轄，範圍不小。

牛峯（GURUN），儘管它一開始人們就賜給它一個荒野的名字，儘管自己無從考究它的淵源，滄桑和崛起，但是，它畢竟在我心田中種下一株情感的禾苗，因爲它是我出生的故園呀！

正值我國各族人民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第三年，我靜悄悄地誕生在這個小鎮上，這應該說是幸還是不幸？抗日戰爭結束不久，抗擊英國殖民主義鬥爭又展開了，我這懦弱的小生命雖處在血腥風暴和硝煙瀰漫的環境里，年幼的我畢竟嗅覺不到一個點兒什麼來？只要有一小罐奶水餵塞進我的小嘴讓我吮吸，外間的什麼血腥，什麼硝煙總不能吹襲進自己的小小天地里……

有人說：長大是一種悲哀。我認爲他們的所謂悲哀是在於思想意識上的加重負荷，是嗎？然而，有誰能永遠不長大的？有誰又能抗拒現存的社會思想意識的感染？六歲那年，正是抗英斗爭進入白熱化的時候，那時在自己的記憶中多少還記得英軍的坦克部隊徐徐開入火車路一帶的森林進行圍剿時，軍警下令沿道住家門戶深鎖不得外出，我等只能在破隊的門戶里窺視外面的動靜。這情景時至今日，記憶猶新，這也許正是血腥開始感染了幼稚的意識，硝煙已吹襲進小小的心靈的時候！

遂後，移民措施開始了，父親爲了商務沒有遷移入圍籬的新村內，舉家却搬遷到綠島來了。移居綠島以後，由於沒有什麼牽掛也絕少再回到這個故園來，十數年後的這個夜晚，我無意間又重回到故園來，雖沒有像詩人賀知章那樣：「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久客還鄉的情形，但自傷老大的感慨是會有的，由於年幼離開了故園，對故園的陌生，童叟相遇不相識是必然的，雖說在這里只生活了短促的六年，但這小鎮上的山水溪畔，花草樹木都會烙印下我的足跡，在心坎中至少還蘊含著一份鄉土的情感。

記得在童稚的歲月里，我們常愛到湍湍而流的小河溪中嬉水，以致往往被河里的水蛭吮吸着體膚而驚慌失措地啼哭起來，也記得常愛在飽飯後的黃昏里，跑到離家不遠的火車鐵軌旁的那一棵棵蛋白花樹下檢拾凋謝的花蕊，然後串成一環環花圈嬉戲。日子畢竟像河水一去不復流，往跡也彷彿像凋萎的落英化成春泥。到牛崙鎮的第二天中午，當我尋跡舊居遺址時，當年那相對的兩排店屋已不知何處去？只見萋萋野草茂盛掩住頽垣殘壁，高過人頭的茅草和蔓藤已覆蓋掉昔日的街景，火車鐵軌旁的花樹也枯萎無踪了。在萋萋荒野中如何把舊跡尋？世事茫茫難自料，人事幾經滄桑後，重臨故園瞻望時，已是荒蕪覆瓦礫。

牛崙鎮上尋跡，映人一片翠綠却淒清冷落的舊園，真教人有「日暮鄉關何處是？」，荒野殘曠使人愁呵！如說能追溯起一些煙逝的事跡，那只有在和幾位老者們的暢談中，隱約知道了一些當年的演變。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這個客觀環境和規律發展下，牛崙鎮上的商業活動已不似往年那樣朝氣蓬勃，亞羅士打和雙溪大年的欣欣向榮加速發展，只有徒增牛崙鎮的發展緩慢下來，雖不至死寂沉沉，也不見得活力充沛，這裡的民生和舉國各城鄉地域一樣，貧富之間的鴻溝已日愈明顯，佔少數的富裕者擁有大片園坵土地，佔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則一直在生活線上掙扎，這種社會經濟結構的不健全發展，這鴻溝如加急深壑下去，而不加糾正彌補，它往往是造成社會變革的基本推動力了。「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水滸的作者施耐菴在「智取生辰綱」一回中，藉一個挑着担桶的賣酒漢子唱着的民歌，深刻地寫出了貧富之間的尖銳階級對照，它是值得人們再三細讀的。

夜的牛崙鎮是寧謐安逸的，這裡沒有都市那種被霓虹燈的鮮艷光管所裝飾打扮，也沒有都市里的罪犯檔案高疊，它保有小鎮上的淳朴素質和純厚熱誠的民風，在大街車站與通往錫埠的交叉路口，或是在那長長通往新村的街道上，在似暗還明的街燈下，您可看到三三兩兩的行人，或是乘騎鐵馬而過的夜歸人，或是北上南下迅然騁馳而過的車輛，都給這個地方點綴上鄉鎮的特色和它的氛圍。

幾凡小鄉鎮地方的人情味是會比大都市來得濃烈熱誠，這是有一定的道理，在牛崙鎮上尋跡了數天，雖然尋不回些什麼舊跡，却叫我在故園里再次體會到親友的真摯鄉情！

（寫于七五年十二月）

醉臥星月看人寰

今夜，多呷飲下幾杯酒入愁腸，渾身總感到熱騰騰與飄飄然似；誠然，我沒有辛棄疾那種「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的醉眼朦朧的醉態。也沒有如「醉中仙」李白那樣一醉之後，便邀明月共舞的風趣；我有的倒是一種憤然激昂和落寞孤寂的感覺，我是飄然熱騰在現實社會的空間，這種感覺却完全有別於書籍中傳說的秦穆公爲其女兒弄玉蓋塔鳳台好讓她們與女婿蕭史在樓台上吹簫學鳳鳴，最後引來了鳳凰導致她倆乘龍鳳仙去那樣地浪漫不實際，遺下秦穆公黯然神傷於秦樓，孤守那種無聊的淒景。相反的，我是醉臥在鶴麓山下的一間瓦屋里，獨對遼闊天宇，凝眸輝瑩的星月，思想意識却在現實的寒風中吹刮，脈膊也越跳越劇烈了……

我醉了嗎？有時候我總覺得醉倒比清醒的時候來得更悠然忘我？因爲腦袋越清醒越對現實社會有太多的感慨與苦惱，越加深對人類社會結構的了解，却愈不能抑壓下年青人沖動激昂的情緒，因而憤然不滿必然充溢整個胸懷了。無奈壯志未酬身先殘，痛定思痛已枉然，只好振筆疾書摧化人寰了。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爲稻粱謀」，從古人留下的詩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知識份子爲了逃避統治皇朝一手高壓一手籠絡的政策，在大興文字獄進行思想箝制下面寫下的暗譏熱諷的文字，心中難免有種苦澀的感覺。其間也有些人以醉人醉語的行態來映射當時社會的烏煙瘴氣，像這一類的人我們能說是酒醉了的人嗎？

世上的各種事物，從形式看來似乎沒有多大的變化，而實際上它的質却已在不斷地變化發展着，好似江河水表面看來古今一樣，但今水却非古水了。「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清朝年間的農民領袖洪秀全認為，要使中原有蓬勃的生機，就必須像風雷般的威力掃除陰霾；時代雖已跨前了百餘年，但他那種「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為家共飲和，擒盡妖邪投地網，收殘奸宄落天羅」的詩句至今還是有一定的魄力影響，尤其是在「四海翻騰雲水怒」的當今天下。

還記得在孩提的天地裏，盛行着一種猜拳法的玩藝兒，以杯子，石頭和大海的形象的相互牽制法來決定勝負；您可也知道在當今我們這個時代裏也存在着一種心理上的猜拳法？那就是老百姓怕官，官則怕皇帝，皇帝則怕帝國，帝國則又懼怕那些沸騰起來的老百姓，這種心理上的微妙牽連，不正是構成當今人類社會中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前進力量嗎？當這股力量和當前客觀環境與具體情況相結合時，那末，它必將匯合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了。精神變物質，一旦精神匯集成力量時，它將是無尖不催地的一切阻礙歷史車輪前進的障礙物輾得粉身碎骨的。

時代的巨輪是絕不會停頓下來的，人類歷史也只有前進絕不會倒退；一切將死的腐朽是終歸要死亡的，一切新生的事物也終歸要生長壯大的；將死的必然會做垂死的掙扎，新生的也必然會突破生的障礙，這是恒古以來的一種顛撲不破的定律，也不是人們的意識所能去轉移的客觀歷史發展的規律：：：。故此，在這每一個新生與腐朽，突破與掙扎的過渡時期裏，一切被壓迫的和壓迫者之間的相互鬥爭也必然是愈加劇烈了。鮮血在這個時候也必將濺流的更多了。

卡爾說：「是存在決定我們的意識，並不是意識決定我們的存在。」這句歷史的偉大格

言不正說明了意識形態的一切問題了嗎。其實，一部人類文明史是階級矛盾衝突的歷史，因此，民族鬥爭說到底仍然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問題，是不？看，舊的世紀已在沒落，新的世紀已在生長，無情的歷史肯定會為我們解答這個具有爭論性的問題。

在似醉非醉中寫下這篇心箋，縱使有人說我醉人說醉語，但有一點我確信自己非醉臥在虛無飄渺的瓊樓玉宇裏，而是在現實生活的夾縫裏，縱使真的醉倒在鶴麓山下，也不會醉眼朦朧疑樹木來扶，我還可以憑藉拐杖站起來，迎風雨見世面，我有的是年青人熾熱的感情和衝動，更有一個赤誠的良知。

山麓瓦舍夜色寒，星月陪伴何逍遙，心願欲把腐朽催，却道醉人又奈何？
五湖四海風雷動，醉臥星月看人寰；欲知興亡多少事，風雲史跡皆可尋。

（寫於七六年六月）

徘徊海角日斜時

那是在島上南部的一個美麗漁村。

漁村裏的漁民們都相聚蟄居在那櫛比鱗次的亞答屋里，屋後就是豁然海濶天空的生活戰場了。在耀目灼膚的陽光下，竟有不少扯下帆蓬的漁舟，空蕩蕩地拴綁在一處，擱淺在蔚藍的色澤裏。

我們來到天然酒家前的樹蔭下時，剛好有艘從對岸島嶼的造船廠開回的船隻，已把整百名工友帶上岸邊，工友們秩序井然地沿着海岸邊的徑道，拖着疲乏的身心回家去。從這些衣著樸素的工友們的臉頰上，不難窺視到他們真實生活的素質與作風。

來自獅城的菊，竹等人在友好林陪同下沿海岸線走去後，我則依然在樹蔭下目送那群工友的遠散。還記得蘇聯文豪高爾基對他們的領袖這樣寫道：「列寧在生活上的儉樸刻苦和自我克制，是十分感人的。列寧有一個生活邏輯：當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還不夠好，自己的物質生活也不應該好」的言行，曾經感動了蘇聯的人民。中國的大文豪魯迅說：「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魯迅的儉樸生活作風和偉大的理想抱負，是使人對他肅然起敬的。幾凡越偉大越傑出的人物，他們對人民群眾的滿腔熱忱，往往使他們置身于忘我的境界，與人民共甘苦共患難，亦恥于請求個人的生活享受……回顧我們的社會環境，又有什麼人去真心關懷勞動者們的生活呢？

美麗的漁村伸展在我的視線裏，微風輕吹，刮响了沙沙葉絮，亦吹盪起陣陣海波，屬集牽綁成一堆堆的漁舟也隨波輕曳着；心想，何以日正稍斜，漁舟一早就回到漁村來話晚？讓它落寂地與輕風細浪在聒絮？我記得漁民的日子是要早起的，否則便趕不上黎明的太陽，假如日上三竿始揚帆出海，肯定很難有滿載而歸的歡欣？我深切明白在生活線上掙扎的漁民，是不會不鼓滿起風帆到生活的戰場上，去撒下那沉重的漁網；任誰也不想一早就讓漁舟拋錨擱淺在海灣里，漁民們更不堪賦閒在漁村里摸打橫飛的蒼蠅。其實，漁民的辛酸困苦早已洒滿在新聞報導中，深淺海漁民的互相殘殺亦會血濺在報端上。

與漁村亞答屋相對的斜斜山坡上，却矗立着一座座設計新穎，現代化設備的別墅吃風樓；居高臨下俯瞰，這美麗的漁村彷彿就是一幅寫實派的水彩畫了。在別墅的樓台上有者在悠然閒哉地極目遠眺，碧綠泛波，白雲悠悠，真有不似在人間之感？在海灣的一角，赤身露背的漁民則忙于縫補破裂的漁網，有者則戴笠在翻晒那乾枯的魚乾；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畸形地發展着，兩種人兩種命運就是這樣強烈地對照着，冷笑着……。

林，菊，竹等人沿着岸邊走了一圈漁村回來，我泛指着這個美麗漁村與山巒說：你們該在這裡攝掠下一張張永恆的記憶，因為它是漁民們用生命與自然界展開搏鬥掙扎起來的漁村，這里的海，這里的沙，這里的漁舟，這里的岩石，甚至一切都滿含着歷代漁民的血淚。海浪能把您們踏在沙岸里的足跡冲刷掉，却不能沖洗盡漁民用血汗鞏固起來的生活畫面！

告別漁村，正是陽光斜照，雲霧欲遮還散的時辰。

二

我們從島上的南端趕在日斜西山之前來到北部的海岸線來。

走在那綿長細柔的金沙灘和形狀嶙峋四伏的岩石間，可不是爲了檢拾紫貝殼而來，亦非

爲了沐浴在海的懷抱中而至。

人活着爲了什麼？幾番蒞臨海濱眼見它的浩瀚蒼茫，心里總會自然而然地重撩起這個切身關係的問題來，人一旦認錯了生活的意義與目的，那無疑就像大海中茫然所失的船隻，向着冰山推進一樣，結果肯定是悲哀的。

「……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十分喜愛吟咏這闕「沁園春」，是因為作者具有高瞻遠矚的氣魄及豐富的文學修養，每當到海濱來，我總愛浮泛起往昔年少的意氣煥發，儘管寒風細雨，還是頑勁地到海中去擊水的日子？曾幾何時，一場迅然而至的狂風暴兩則完全改寫了我的人生，轉駁上另一條更彎曲的軌道，而今夫復何言？我雖不是一位荷戟上戰場的戰士，但却也不是只臨風洒淚，對月行吟的那種海濱詩人呵。正因為這樣，以致很多朋友還以爲我是位雄赳赳，氣昂昂的好漢呢。是人，總是要做點事，不能因些殘疾而老是像躲在胃腸裏的蛔蟲呵，我想。

沒有黑暗，我們那裏知道光明的可貴，那裏能理解到光明的意義與價值？人類的創造最豐富的時代，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英國政治家伯克（E·BURKE）說：「黑暗比光明還能產生更多崇高的理想。」不錯，在越艱苦的年代裏，越多時代的覺悟知識份子的湧現，但是，有些份子往往脫離了群眾，不信任群眾的力量，以致造成孤掌難鳴囿在消沉與厭世的困境中。有者乾脆讓那希望的火焰熄滅，而不以自己的熱力去點燃起更多的火把，讓群眾的憤火燃燒起來，火葬黑暗；你說那是不是一件很令人類喪的事呵？

坐在海岸邊看浪花，聽海語，是生活中的一種情趣，在那一浪逐一浪高的波濤中，你會領悟到海浪永遠是煥發着青春的動力；你也會明瞭海浪是要歷經重重波濤的推進，是要歷經

千嶂暗礁的沖激才能濺濺出那美麗翻白的浪花來。在人類鬥爭歷史發展的艱辛征途上，有時候，犧牲與痛苦的事情是在所難免的，有者的生命就好像浪花里湧現出來的泡影一樣，閃耀一下生命的光芒後就悄然無踪隱逝了，故此，犧牲與痛苦往往便是具有遠見和理想抱負的人的命運了。誠然，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一旦結合了群眾的力量那就會變為無窮的了。像眼前的大海，它何嘗不是匯合了溪河大江的流水，才顯見其浩瀚，顯見其深邃，顯見其澎湃？

朋友，人生最美好與壯麗的，莫過於在你停止呼吸後，還能以你所創造下來的一切繼續為人類服務，是不？自海濱歸來後，也是我們這群來自天南地北的朋友們握別互道珍重的時候，「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詩人王勃的胸襟多少是啓迪了我們和認清了時代不同的氣息；朋友，就讓我們「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吧！

徘徊海角日斜時，足印那壩海浪潮，岩石鐫刻青史迹，天長地久千古悠，熱血丹心家園愛，無限夕陽漫天照。朋友，你們總會明白我的心語吧，謹此迢遙地傳遞給你們……。

（寫於七六年九月）

散似揚花飄零影——巴東勿刹散記

乘着朝曦未掀開黝黑夜幕之前就趕路了。

趕上濛濛晨曦微露的渡輪，迅然過了旭陽初照的獨立橋，而後車輪輾轉在漁米之鄉的平坦大道上；順成兄穩然地把車盤一直扭轉向西北方，朝向祖國邊陲之鎮而望。

蔥綠茂盛的膠林，廣袤油然的田野，還有那一座座就地而起巍然屹立的山勢，無不顯現出祖國山河的嬌美呵。百餘里路塵與土，疊疊青山與江河，就這樣遠遠地被拋落在車子後頭。來到半島西北邊陲之鎮，映入眼簾的是一種獨特的感覺，這種潛意識的感覺導源於它的地理環境的特殊，從鎮上的民生問題中大約可以看出馬泰邊疆人民的生活風貌。

與鎮上的一位華籍青年的聊談中，我初步了解到邊陲之鎮巴東勿刹的發展崛起經過，從惡劣的治安問題談到近些年來四方遊客之所以蜂湧而來，除了採購一些價廉物美的產品外，不少遊子是爲了一親芳澤的風姿而趕來；說到底，這個邊陲之鎮是靠了淫業的興盛而揚名半島南北了。

一道鐵路軌道爲界，一道鐵絲網爲隔，這就象徵着馬泰兩國疆界之分。儘管兩國之間的人民律法有所制定，然而，天網恢恢，法網疏漏，那一道阻隔邊界的鐵絲網早已被好奇的人們攀越采（足旁）踏而倒下去，已成了法律的漏洞；兩地之間的人民彷彿毫不憚忌地來去攀越過界，對着這道人爲的圍籬任人采（足旁）踏蹂躪，視若無覩地任它倒塌，我不禁對那些人爲的法律產生了莫大的懷疑？就像我一直懷疑某些國家的貪官污吏們，一旦被揭發爛瘡提

控法庭後，仍可以憑藉權勢去屈服那些人爲的法律一樣？

在一間餐室裏冷飲歇息，却見隔桌上的兩位馬來青年閃閃縮縮，一手拿煙枝一手從小瓶罐裏挑出白粉往煙枝里塞溢，抹上一些茶水而後點燃猛吸起來，吐煙納霧地陶醉在虛無飄渺間似；當他們發現到我那驚愕的眼光時，竟嫣然一笑地問我要吸上一枝嗎？人一旦已迷失和墮落了自己，總要人們也跟着他自己迷失與墮落，就像那些留髮蓄鬚不修邊幅盲目追逐新潮玩意的人一樣，不但大造似是而非的輿論外，反而譏笑那些善意啓示的人爲趕不上時代潮流的落伍者。

那兩位馬來青年見我搖頭謝絕，反而與我大談起白粉在風流豔事中所產生的不可思議的效力，並大事宣傳這兒的貨美價廉的原始交易，似乎在鼓吹人不風流枉少年之意；在人們的眼中，幾凡到邊陲之鎮來的年輕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無不是爲了尋求官感的刺激而來似的？這就是我們的社會底思想意識？這就是我們的年輕有爲的國民？

青年人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我們年輕的一代，假如只求沈溺聲色，纏戀牀第，纏綿歌樹，迷醉在春花秋月之中，則年輕人的活潑朝氣必消磨蕩盡，這種傷風敗俗之行，必荼毒社會甚至摧殘掉幾許英姿颯爽的風雲氣質呵！

天下的事物本就是那樣相生相剋的矛盾與奈人尋味。且看靜中尚且不易治，妄論在亂中欲求靜呢？自己不能治理，則必有他人躍然而起代而治之。此乃勢所必然發展演進的客觀規律。誠如人之所以能治禽獸，文明之所以能治野蠻，皆因禽獸與野蠻其本身沒有自治能力也。故此，假如人尚且不能自治，則必淪爲禽獸了。

有人說：凡一國思想之發達，與其地理位置和歷史之遺傳有關係的。站在邊陲之鎮的斜坡上，環視這帶以淫業盛名的邊疆，我不禁有種失落的感觉。眼看人潮來來往往地攀越過那

道鐵絲網，那道鐵路軌道，兩地人民彷彿都很趣味地爲了尋幽勾奇而相互造訪？或是爲了分野之迥異特殊而來？誰人知道，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和思想意識相同的環境裏生活的人民，怎能會有鮮明的差別呢？

「欲行遠者，不可不棄其故步。欲登高者，不可不離其初級。若終日沾滯，呆立于一地，而徒望遠而歎，仰高而羨，吾知其終無濟也。」來到邊陲之鎮，我不幸很敏感地體會到人性的尊嚴如何赤裸裸地被蹂躪，以及感受到散發自獸性身上的腥味；至此整個心思亦爲邊陲之鎮的淪落而感到茫然了。

百里飛奔到邊陲，青山重疊水共流，若問鎮上何所有，散似楊花飄零影；雲霧欲把山河迷，怎奈狂飆大地吹，剎那澈悟人間事，贏得今宵夢醒時。正因我不是爲了尋花問柳而至，更不是爲了淺唱春宵一刻值千金而來，以致胸襟油然激起一種憤世嫉俗的感慨。一個人的思想正確與否，往往是決定他對事物觀點的主要因素，進而用之于正確的策略，則可以造福億萬人；相反的，用之于惡劣麻痹人心，則將毒害千百載呵！

獨立邊陲炎陽下，悲看無知入苦海；尋歡作樂爲君醉，可憐世道君不解？

（寫於七六年十月）

鶴山月夜寄心箋

經過一陣細雨飄洒後，鶴麓山下更顯得沉靜寂寂，舉頭遠望，蒼郁翠綠的鶴山已被飄渺雲霧纏繞迷濛，名古刹上的盞盞燈光洩漏自層層寺院的樓閣裏，若隱若現。

庭院前的蕭瑟寒風，使人有點顫抖的寒意，走入瓦舍蟄伏西窗孤燈下，重展細閱迢遠神州寄來的信箋。「起鳳潛蛟一何似，昇沉各異判雲泥，燃犀下會風雷怒，會遊八極任東西。」箋內帶來了一張照片，照片背面却以楷書寫着上面這首舊體詩。寫詩的人就是照中個子中型，鼻樑挺直，眉清目秀的趙醫生，他是我旅居羊城期間負責治療關照我的專科醫生。

一封簡短的遙問心箋，一張近照與詩作，却勾勒出我的嫋嫋思維。儘管我遠離神州南飛故園，不覺也匆匆溜逝去三年了，白雲山上的飄渺雲絮，越秀山上的幽古情，珠江河畔的浪漫情調，始終沒有讓悠悠歲月沖淡我的思念。何況，黃花崗裏的碧血英魂曾給予我歷史意義的教育，五層樓下的史跡曾激起我數千古風雲人物的雅興，更有那莽莽泛波的東山湖裏輕划扁舟垂釣的日子；而今一切皆成回憶，只能在記憶的心庫裏棧戀追尋了。

記得我即將告別羊城前夕的一個下午，我與趙醫生依約在珠江橋畔下話別，一年多的親切關照與鼓舞，早與把醫者與病者的距離縮短了，彼此心田中茁長起來的情感禾苗，怎經得起歸航汽笛與浪花的沖擊？人畢竟是有思想感情的動物，儘管彼此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思想意識有一段差距；然而，人類的一顆本能真摯的愛心，有時候是能感化與消弭彼此之間的階級烙印的？我們在互道珍重，欲說還哽的情緒中握別了。

如今，再次接讀趙醫生的來書已是事隔境遷數載了；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自個兒的生命鬥爭歷程上，曾經接觸過不少醫務工作者，見過形形色色的面目與作風，唯能深深嵌入我心版里的除了在羊城的趙醫生外；在南邦的島上，更能震動我心弦深處的該是那位不知爲誰辛苦爲誰忙，熱誠善良的女孩子了。

認識妳是開始於某校友會的一個盛會里，你爲了要重新拯救我已失去的健康，你爲了要我重燃起那戰鬥的火燄，要我毫不氣餒地去尋回那遺失的青春與歡樂，你毅然地走進我的生活圈子，日月如斯，風雨不改地到來。自從我懂得人情世故以來，自從漂泊逐流過幾座海飛渡幾重山以來，見過不少世面却絕少見過有像你一般熱情耐心殷勤的女子，尤其是在這個很現實的社會裏；你那一顆決心拯救病黎的愛心，不知感動了幾許認識你的朋友呵！

我們只不過是往昔同窗共硯一面之識的莘莘學子，我們只不過是茫茫人海中萍水相遇的泛泛之交，何以你會付出那麼大的精神與代價來重新鼓舞起一位久經沙場戰鬥而傷痕纍纍，垂頭喪氣的戰士？使我更驚異的是，你那來一股堅決的信念，要我重新武裝披甲上陣，竭盡所能地發揮出生命的戰鬥毅力……

每每，當你離去時，我心中只有愈加感到沉重起來，對着這纏繞我的步伐多年的枷鎖不禁懷疑着，我自知在醫療學上至今還未有一把萬能的鎖匙，能來啓開這塵封已久的枷鎖，而歲月悠悠，戰鬥正未有窮期，什麼時候才有把握加以克服它？你的不怠不懈，無微不至地針砭關照，這只有叫身心亦感疲倦的我深覺內疚萬分呵，思想上的主觀能動性的激發，只有愈加逼迫我不得不再化消極爲積極了！

生存本就是一件艱苦的事情，何況它又是充滿着謎困？我雖還很年青，但在思想意識上則已歷經無數波折的磨鍊，在悲哀與痛苦的時候，我只有抓住文藝像那苦行僧般地把全部精神

貫注進去，以期有朝一日對生命產生愛心，從而在短促有限的人生里，以一顆愛心去爲黑暗中的人類引燃起新希望的火燄，多年的自我薰陶鑽研，雖不能說在思想領域上有所突破，但我却深知在悠悠時空沖擊下，在芸芸衆生中，個人的得失畢竟算不得什麼；在現實的環境里，人們的眼淚早已無從拯救生靈的創傷與痛苦，它更制裁不了人類的自私與強暴，我們只不過是蒼茫人海中一個極其渺小的墾植者，而人類社會的壯麗事業則有待每一個墾植者來耕耘，在與時空變革演進的斗爭過程中，渺小的人類往往就會閃爍出生命的火花來，爲未來的美好與理想的人類社會做出一點一滴的貢獻。

有時候，我真的想告訴你，不要爲我失去的自由做出那麼大的犧牲，還有更多值得你去挽救與服務的人。我失去的只是行動上的自由，但却有個正常的腦袋，我可以利用靈活的思考力，揆嚼著寂寞與堅持耐力，通過文藝這種尖銳的武器，去解剖與醫治千千萬萬人；雖說這種治療法不能解除人類肉體上的痛苦，但它却可以深入影響人們的腦髓，從而使那些枯萎沒落的生命重新煥發出青春的活力與氣息，使那些腐朽荒誕的人生改顏換貌，精神革新。

還記得我會把中國大文豪魯迅怎樣棄醫從文的事蹟告訴你嗎？魯迅在離開中國到日本仙台醫學專院留學，他曾幻想畢業回國來，去救治像他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如戰爭的時候他還可以去當軍醫，一面去喚醒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在微生物課裏，教授常用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有時講義告一段落而時間還沒有到，便放映些風景或時事畫片給學生看；其時正值日俄戰爭，關於戰事畫片自然比較多。有一回，魯迅在畫片上看到久違的許多同胞，其中一個綁在中間其他站在左右，個個體格強壯，却顯露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綁着的是替俄國做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鑑賞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自這一回畫片後，魯迅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儘管體格如何

健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材料和看客而已；因而他感覺到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最切切緊要的莫過於改變同胞們的精神，要改革人們的精神唯有依靠文藝這種武器了，魯迅了是決心提倡文藝運動來救國救民了。

我想，假如魯迅當年沒有改變原志，充其量可能只是個撈到盤滿鉢滿的醫生，生活必然會更加舒適。魯迅畢竟是位具有高瞻遠矚，骨頭最硬的人，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數，敢於向敵人衝鋒陷陣的民族英雄。他利用文藝這種被人們取笑爲撈什子的東西，毫不畏縮地向黑暗的舊中國展開解剖拯救的偉大工作，從而喚醒了千千萬萬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殖民主義奴役的同胞！

朋友，魯迅雖然已逝世四十週年了，然而，他的英勇，堅決，忠實和熱誠的光輝形象，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永垂不朽的，他的名字也會在世界的文苑裏，永遠煥發光芒！這個偉大感人的事蹟不知可也深深地鞭策與啓迪了妳？回顧我們的社會環境，不知幾許生靈在自生自滅？不知多少生命在掙扎浮沉？朋友，且讓我們忘懷自身的不愉快或是情感上的創傷，共同肩負起生命的重担，挑起時代所賦予的責任，決心朝向更具挑戰性的年代去，以我們那一顆顆微弱的愛心去點燃更多在黑暗中迷失的愚弱生命吧！

鶴山上的古剎早已禪寂深深，山下一片沉寂，萬籟皆靜；天際間的飄渺雲霧漸次散失，那纖彎如鈎的下弘月，朦朦朧朧散洒銀輝；我沒有詩人李白那樣把酒言歡邀月共醉的浪漫，却有李商隱那種「何當共剪西窗燭」暢論人間事的雅興，或是對月展紙運筆，把胸懷裏的曲詞舒發在信箋上的情趣。鶴山月夜寄心箋，那管重山迢遠隔，東西南北皆可遞，何懼時空澎湃時？朋友，謹此隨箋寄上我親切的問候。

（寫於七六年十月二十日）

學院寂靜青春煥

那天下午，匆匆趕到中醫學院。

由于交通阻塞以致遲到了十幾分鐘，到來應考人學試題的學員早已按序就位，個個在伏案低首展紙疾寫他們各自的文章，眼看門扉掩閉，院內寂靜，從窗望進去，個個學員在凝思運筆，我正遲疑想臨陣退縮，忽見繼後趕來的友好，這才一道進入學院來湊熱鬧，再次做起學生哥來學堂應考。

人有時候就是那麼矛盾難解，自己對中醫藥學並沒有怎樣濃烈的興趣，也學人順勢附炎地趕來了。雖道近十餘年來，自己與病魔結下不解之緣，和它展開了持久頑強的鬥爭從中不知忍受了幾許辛酸痛苦而從來毫不妥協地與它宣戰到底；儘管生命的征途仍然是荆棘滿佈，坎坷曲折，但是，只要一息尚存信念不搖，我想我是會永遠地戰鬥下去，為自己不幸的生命烙印下不滅的掙扎痕跡，祇為的是煥發出生命的堅韌戰鬥力。誠然，匆匆趕來中醫學院應考，不是為了寫下什麼鴻文偉論，更說不上對浩瀚艱深的中醫學有什麼心得，畢竟自己的一顆心早已深深愛上了文學。因此，我只能夠說在竭盡能力所及的範圍，力使自己這殘缺的生命最終不致交上白卷而已。

入院就坐，陳院長站在身旁告訴了我有關的論題與字數後，我還不能靜下心來寫。環顧四顧，寬闊的學院大廳與課室，裏裏外外竟都是伏案埋首的應考者。在眾多的年輕學員中，我發覺離我就坐對側，坐着一位年約四十歲開外，鼻樑上架着一幅老花眼鏡，口含着筆端在

構思文采的中年男人，他默默深思的耐勁委實震動了我的思緒；但是，最耀我眼眩的莫過于那位身坐前座，髮髻黑白相間的中年婦女。從她的輪廓和舉止來看，從人生的合理程序觀點來說，她既使膝下孫兒圍繞亦是一件有可能的事，對這位髮髻斑白的中年婦女的到來應考，那無疑給予我莫大的啓發和鈎牽起我深深的尋思了。

論人生的歷程，說涉世之久，那兩位中年男女于情于理，該是年輕人的先輩；然而，他們那種活到老學到老，好學不倦的精神已深深洋溢了整個學院，感染了在座的年輕人，在個人的思想領域中，他們那種好學的典範又落實地在我心田裏紮下了一個信念。

年逾半百，沒有一點遲暮之感，沒有倚老賣老的棍氣，而能擺脫一般世俗事務的糾葛。能淡然忽視人們那庸俗的眼光，漠然于安享人們所謂的天倫之樂的人為數不多；而爲了對一門艱深晦澀浩瀚的學識，而毅然決然地對它展開基礎性質的探討，不管悠悠歲月如何漂白了髮髻和如何加深了臉龐上的紋溝，方開始邁開修習鑽研的第一步，這種孜孜好學的實際行動與精神，不知應感化了幾多後進的年輕人才是呵！這比起那些永遠把自己浸浴在頹廢荒唐生活中，用自己那蒼白的雙手去埋葬自己青春的人好得多。較之那些縱情蕩慾在燈紅酒綠的場所中的飛哥蕩女們來說，這些迷失的年輕人無疑是對生命的一種自我扼殺，是一種青春的戕害與摧殘呵！

假如您是曾經患過一場沉疴痼疾，您是個曾經在生與死邊緣上掙扎過的人，那末，您對於那些有病痛的人就不致于反應那麼遲頓與冷漠了。同樣的，假如您是位年近花甲，白髮蒼蒼，身軀僵僵，步行困難，生活孤寂單調的老人，那末，您必然會對往昔的虛渡年華而唏噓不已，對那些具有青春活力却在茫然靡爛地荼毒摧殘青春的人，您必然會爲他惋惜深深，感慨萬千，甚至顧影自憐，欲語無從訴了。

當我草速地寫了論題，再次抬起頭來朝望那兩位盤據在我腦海深處的中年男女應考者時，我頓感覺到那中年男人鼻樑架着老花眼鏡中，竟然在我眼中閃出一種飛躍的青春，在那中年婦女的斑白髮絲上，竟然煥發出一種生命的毅力與人生的真諦。

「草木當春，花鮮葉茂，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那是在一本書中摘取到的美麗詞藻，然而，在這寂靜的學院裏，在這八九十名學員當中，那位佩戴老花眼鏡，口含着筆端的形像不正閃耀着青春的氣息嗎？那位髮絲斑白臉帶慈祥笑容的她不正煥發出一種不衰老的毅力嗎？我想，他們確實已經得起悠悠歲月的催送了。

白髮紋溝奈何天，活到老來學到老，心智毅力把顏換，歡悅展眉心胸暢；伏案低首文采躍，展紙疾書把感留，同窗共硯把我染，學院寂靜青春煥。青春煥，青春煥，好一個感人掠心的情景呵，怎能按捺得住欲讚美歌頌的言語，怎能不把這生動難能可貴的掠影傳達給千萬只具青春形象却無飛躍活力的青年朋友們？

重修一番論題交上試卷後，走出了中醫學院；院外，陽光璀璨溫煦，然而在我的感受上總不及學院裏那位中年男人給我的一種眩眼的照耀，更不及那位中年婦女給我的一種深及腦髓的興奮。

（寫於七六年十一月）

后记

「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這是一句頗有哲理的名言，世間的一些事物，往往就是在上述因素的相互影響之下，發揮了效果，產生了作用。拙作「海凡散文集」這本書能有機會彙集成冊出版，無疑的，在精神方面與物質方面，它都給予我帶來很大的鼓勵與影響，也是使到拙作能够面世的主要因素了。

我常常覺得，一個人如果沒有思考的能力或是在官感上完全沒有感受，那麼，他是體會不到世間的苦與樂；有個友好曾經在精神上給予我武裝地說：世間原本是沒有什麼苦與樂，若說有苦與樂，那只是其本身主觀心理上的感覺而已。對於這種觀點，我不能全盤地否定，也不能默然地接受，因為我們畢竟還是生活在這個極現實的社會中，而我本身還要去面对各種嚴峻的挑戰與尖銳的磨練，故此，在挑戰與磨練之中難免會舒發出個人的苦與樂感受，遂抒之于筆端，形之于文字來表達出對一切事物的感懷了。或許是我個人的修養不够火候，以致不能恍然大悟，有如禪宗慧能所領會到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靜，何處有塵埃？」的那種空無的境界，因此，在個人的思想感情的流匯沖激之下而湧現出這一些方塊鉛字，呈現在大家的面前了。

在我的腦海裏，還記得有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像隻脫韁的野馬，毫不畏懼而又任性地奔躍在曠野或沐浴在河海里，誰知一場迅然而至的狂風暴雨侵襲之後，他的生命遂也肩負上那沉重的包袱，輕快的步伐遂也被病魔殘酷地枷鎖起來，從此，他的人生旅程也被轉駁上另

一條更彎曲更顛簸的軌道上去……所有認識我的友好們肯定會明白在這些字里行間中，有着一個殘缺的生命在做個頑強艱苦而又持久不息的戰鬥，我不需要利用哀傷眼淚似的文字去博取人們的憐憫與同情，我更不需要利用缺陷的身體去獲取別人的扶持與照顧；相反的，我憑藉自己那堅貞不渝的信念與百折不撓的毅力，扶持着拐杖蹣跚艱難地向前展發一步又一步，盡管在頻頻跌倒受傷流血甚至骨裂的痛楚之中，我依然咬緊牙根，堅強地爬起來。是什麼力量在鞭策着這個不幸的生命呢？只爲了塑造出一個雖殘而不廢的形象，只爲了在人生掙扎的過程中留下一些痕迹，只爲了使到生命煥發出青春的火焰；因此，我默默地忍受下一切不幸所加給的，只希望我那堅強的鬥爭意志，能鼓舞起更多早衰的生命，喚醒起更多戰鬥的人生。

收集在這本拙作中的文字，是我從六九年開始學習寫作以來的一部份篇章，是一個不幸的生命在現實的沖擊之下所激發出的意識形態，是我個人當時處境中的一種心靈上的純真獨白，亦是在掙扎搏鬥之中所舒發出來的情感記錄；誠然，有碍於在實際生活接觸上的隔閡，認識上的局限，詞藻上的笨拙，故此，缺點與膚淺的地方是在所難免的，對這些我還得向多方面努力學習，虛心地去自我超越。

最後，這本拙作能够順利出版，還得感激陳開春學兄給予我的幫助，以及諸多關懷我的友好們，在精神和物質上所給予我莫大的鼓勵與沖勁，對這些真摯的情誼，謹此代上一筆向大家致予我真誠的謝意。

（寫於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